

世界文學名著叢譯

青年燒炭黨

法國諸名家著

穆天譯

上海湖風書局出版



世界文壇名著譯叢

青 年 燒 炭 黨

法國諸名家著

穆 木 天 譯

上 海

湖 風 書 局 出 版

地 址 七 浦 路 七 三 四 號

青年燒炭黨

目錄

- 斯丹達爾：青年燒炭黨
梅立楣：瑪提歐·法勒功芮
里拉丹：不要弄錯了
莫泊桑：毛郎那個公猪
勒那爾：博物志抄
腓立浦：倔強的孩子
阿波琳芮爾：阿謨斯特旦的水夫
巴比塞：犯罪的列車
杜亞美：葬式



365560

斯丹達爾：青年燒炭黨

哪個帝王的視宴，他們說，是都趕不上這個的。」

國王們沒有羅馬式建築的宮殿，他們必得請他們宮庭中的貴婦人們；B公爵是只招請漂亮的婦人的。那天晚上，他的招待是特別地成功；男人們都像是消魂了。在衆多的名貴的婦人中間，去決定哪一個是美的，成問題了；選評待了好些時未有確定；但最後，瓦尼那·瓦尼尼，那個黑髮，目灼灼的少女，被推爲跳舞會的女王了。馬上，外國人們，年青的羅馬人們，就都離開別的大廳，成羣地集在她所待的那里了。

她的父親，敦·阿斯得路巴勒·瓦尼尼王的意思叫她最初同德意志的二三王公跳舞。她其後容受了幾個很美很高貴的英國人的請求；他們那種裝腔作勢的神情令她厭倦了。她瞅着像是以折磨那青年的麗尤·莎維利爲得意似的，那個青年像是很迷戀上了她。那是羅馬的頂漂亮的青年，並且也是一個王；但，如果人給一本小说叫他讀的話，他讀了二十頁就要扔了的，他說那令他頭痛。那在瓦尼那看是一種劣

點。

將近半夜，一種消息散播在跳舞場中，生了很大的影響。在聖安琪要塞囚禁着的一個青年燒炭黨員，(1)在當晚，變裝跑出來了，而，由於一種破天荒的大胆，在牢獄的最後的警戒線上，他用短刀襲擊兵士們；但他自己也受傷了；巡捕們，沿着血跡，在街路里，正在追趕着，是希望把他再擒回來的。

人正在講論這段新聞的時候，敦·麗尤·莎維利，同瓦尼那跳舞已畢，被她的美貌和自己的成功弄得目眩神迷的，因領她到了自己的位置上，幾乎中了色情狂一般地，同她說：

——可是，請您說，是誰會叫你喜歡的啊？

——那個脫了獄的青年燒炭黨員，瓦尼亞回答；底確，那個人作點事情，沒白活一世。

敦·阿斯得路巴勒王走近他女兒跟前了。他是一個富人，二十年來他就沒跟他

的管家算過帳。他的管家把他自己的收入用高利又借給他。如果你在馬路上碰見他的話，您要以為他是一個喜劇的優伶；您不會注意到他手上是戴着五六個鑲着大個鑽石的大戒指的。他的兩個兒子作了耶穌會（2）的教士，以後發瘋而死了。他把他們忘却了；他惱的是，他那孤獨的女兒瓦尼那不願意結婚。她已十九歲了，她拒絕了很好的門戶。她的理由是什麼呢？是同熙勒拉（3）棄官時的理由同樣的，她對於羅馬人的輕蔑。

跳舞會的翌日，瓦尼那注意到，爲人中最疎忽的，平生從未摸過鑰匙的，她那父親，很注意地，把通到王府的四樓的一間房間的小樓梯的門，關上了。那間房間的窗戶是向着栽着橙樹的露台的。瓦尼那在羅馬出去訪問了幾次。她回來的時候，王府大門，因爲預備懸燈，擋住了，車因從後院進去了。瓦尼那舉目，很詫異地看見了她父親很注意地關鎖住的那個房間的一面窗戶開開了。她擺脫開她的隨身的侍女，登上王府的最高處，找了一氣，她看見了對着有橙樹的露台的那面有鐵枝的小

窗戶了。她所瞅到的那面開着的窗戶離她有兩步遠。當然，那間房間是有人住着的；可是，是誰住着呢？翌日，瓦尼那得到了開那對着有橙樹的露台的小門的鑰匙了。

她偷偷地走近還在開着的那面窗戶的跟前。一扇百葉窗把她掩護住了。在房間的深處有一個床，一個人在床裏頭。她的最初的動作就是想往後退；但她瞅見一件扔在椅子上的女人的衣服了。細細地把床上的那個人瞅了一下之後，她看見了他是很白淨的，一見是很年青的。她想那一定是一個女人啦。扔在椅子上的衣服是血淋淋的；在棹子上邊放着的那女拖鞋上，也有血跡。那個生人動了一下；瓦尼那瞅出來她是受了傷的了。一塊帶着血點子的大布蓋着她的胸；那塊布是僅僅用緞帶綁着的；看那種樣子不像是一個外科醫弄的。瓦尼那注意到每天，快到四點鐘，她父親就閉居在自己房間裏，隨即就去看那個生人去；他立刻又走下來，坐車到維特立斯其伯爵夫人那裏去了。他一出去，瓦尼那就上了那個小的露台，從那裏她可以看見

那個生人。她對那個那麼不幸的女人深深地感到惻隱之情了；她想着法子猜度着她的遭遇。在椅子扔着的那件血淋淋的衣服，瞅着像是被短刀扎穿了似的，那些傷裂，瓦尼那是數不過來的。一天，她把那個生人瞅得更清楚了：她那雙碧眼定視着天空；她像是作祈禱似的。馬上，淚充滿在她那雙美麗的雙眼中了；青年的公主幾乎忍不住要同她說話了。翌日，瓦尼那，在她父親沒有到之先，就藏在那個小露台上。她眼瞅着敦·阿斯得路巴勒進到那個生人的屋裏；他帶着一個筐子裝着食品。王帶着一種不安的神情，但沒說多少話。他很聲低地說話，雖然那個門窗在開着，瓦尼那是聽不見他的話語的。他馬上就走了。

——這個可憐的女人一定是有極可怕的仇敵的，瓦尼那自語說，因此，我那性情很粗疎的父親，才不敢委託別人，而每日自己親自走上這一百二十段樓梯啊。

一天晚上，在瓦尼那慢慢地把頭探向那個生人的窗戶的時候，他同她的眼睛遇在一起了，一切都揭穿了。瓦尼那跪下，喊叫說：

——我愛您，我是獻身給您的。

那個生人打個手勢叫她進來。

——我是得求您原諒的，瓦尼那喊道，我的蠢笨的好奇心您一定覺得是不痛快的！我是誓守秘密的，而如果您要的話，我決不再來啦。

——瞅見您，誰會不歡喜呢？那生人說。您是住在這王府的麼？

——不錯的，瓦尼那回答說。可是，我瞅出來啦，您不認識我呀；我是瓦尼那，是敦·阿斯得路巴勒的女兒啊。

那個生人一種愕異的神情瞅了她一下，滿面洞紅，接着說：

——我希望您每天到這裏來；然而我不想叫王爺知道您來這裏的。

瓦尼那的心悸動很厲害。那個素不相識的人的舉止，都是她瞅着像是非常的高雅。那個可憐的少婦一定是觸犯了哪個王公貴人了；也許是在一個嫉妬的瞬間，她殺了她的情人都不定罷？對她的不幸，瓦尼那是瞅不出來一個俗的原因的。那生人

說她在肩上受了一塊傷，那直透入了她的胸，是令她非常地疼痛的。有時，她嘴裏全都是血了。

——您沒有找醫生啊！瓦尼那喊道。

——您是知道的，在羅馬，那個不相識的女人說，外科醫得把他所治療的傷狀報告給警察的呀。您是親眼見過的，王爺是親手用布給我綁傷呀。

那素不相識的女人，作出一種十分的愛嬌，以避免去矜憐自己的遭遇；瓦尼那把她愛死了。然而，有一件事令那青年的公主異常地驚訝，就是在那認真地至極莊嚴的談話中間，那個生人幾乎忍不住要驟然間笑起來的。

——我是很希望知道您尊姓高名的，瓦尼那向她說。

——我的名字叫作可麗曼了諾。

——好啦！親愛的可麗曼了諾，明天五點鐘我來看您。

翌日，瓦尼那看見她那位新的女友病勢更爲沈重了。

——我想給您找個醫生啊，瓦尼那，一邊同她擁抱，說。

——我死啦是最好啦，那個生人說。我能夠叫我的恩人們吃苦麼？

——羅馬總督莎維利·坎塔乍拉大人的御醫是我們的一個僕人的兒子，瓦尼亞用力地說；他對我們是真忠誠的，因為他的地位關係，他是不怕人的。我的父親是不大知道他的忠實的；待我去把他請來好啦。

——我是不要醫生的，那個生人用一種叫瓦尼那驚駭的激烈喊道。請來看我一下，而如果上帝一定要叫我到他那兒的話，我是要很快活地死在你胳膊裏的。

翌日，那個生人更越法地沉重了。

——如果您愛我的話，瓦尼那臨走跟她說，請您找醫生看一看好啦。

——如果他來，我的幸福就完全消滅了。

——我打發人去找他好啦，瓦尼那又說。

什麼話也沒說，那生人把她攔住了，她捉過她一隻手來，把牠吻個待遍。有了

一個長時的沉默；那生人滿眼都是淚了。末尾，她放開了瓦尼那的手，作一種要死的神情，同她說：

——我得把實話告訴你啦。昨天我撒謊，我怕您說我的名字叫可麗曼丁諾；實在我是一個不幸的燒炭黨啊。

瓦尼那，不勝愕異地，把椅子上推到後邊，馬就站起來了。

——我感到，那燒炭黨繼續說，這一句實話是要叫我失掉了使我與人生牽扯住的那唯一的幸福的；但我是不應該驅逐的。我的名字叫做彼得羅·米西麗里。我現年十九歲。我的父親是聖·安琪羅·因·瓦豆的一個窮醫生，我是一個燒炭黨。人們把我們的秘密結社給破獲了；我，被綁縛着，從羅馬尼葉省解到羅馬來。我被關入了晝夜都點着一盞燈的地牢中，我在那裏待了十三個月。有一個慈善人想法救我，給我化成了女裝。在我出了牢獄，在最後的門口的衛兵的前邊經過之際，一個兵詛罵燒炭黨；我因打了他一個嘴巴。您要知道，那並不是虛榮的挑戰，那僅僅是

一種開心啊。作了那種冒失事之後，在羅馬的街道我就挨了追了，叫短刀扎了幾下，已經沒有氣力了，我因跑到上一家住宅裏，那門是開着的。我聽見兵士們跟在我後面也上來了，我因跳在花園裏。一個婦人在那裏散步，我因落在離她有四五步的地方了。

——維特立斯其伯爵夫人啊！是我父親的朋友，瓦尼那說。

——怎麼！她同您說過啦？米西麗里喊道。那個婦人的名字，無論怎樣，我是不說出來的。無論怎樣說，她是救了我的命啦。兵們到她家裏去捉我的時候，您的父親用他的馬車把我弄出來了。我覺着異常地痛疼；數日以來，肩上的這塊刀傷叫我喘不出氣兒來。我要死啦，我絕望啦，我要再見不着您啦。

瓦尼那聽着不耐煩了；她急忙地跑了出去了。米西麗里從她那雙那麼美麗的眼睛裏是一點憐憫都瞧不出來的，但，只看見有一種被人傷損了的，傲慢性格的表露來。

到夜裏，來了一個外科醫；是獨自一個人來的。米西麗里絕望了；他怕永遠再見不到瓦尼亞了。他問那醫生，醫生只管取血，是不答話的。一連着幾天，是同樣的沈默。彼得羅的雙眼是寸刻不離瓦尼那所從進來的那個露台的窗戶的；他是非當地不幸了。一次，將近半夜，他覺得像獸見在露台上陰暗中有一個人：那是瓦尼那罷？

瓦尼那天夜里是來把頰貼在那青年燒炭黨的窗戶鏡上的。

——若是我同他說話，她向自己說，我就要糟啦。不，我要永久不再見他面的。

這樣地下了決心之後，她，不由自主地，回想起來，當她傻傻呵呵相信那青年是女性時，她對他所懷的那種友情了。有過那麼一種甜蜜的深契，是應當把她忘掉麼？在她頭腦冷靜清晰的時刻，瓦尼那，對於自己思想中所起的變化，是很驚駭的。自從米西麗里說出自己的名姓來，她所慣想的那些事物，像是又蓋上了一層

幕，只是遙遙可見是了。

還沒過一禮拜，瓦尼那就滿目發青，戰戰兢兢地，同外科醫進到那青年燒炭黨的房間里了。她向他說得叫王爺找一個聽差代替他自己。她沒待有十秒鐘；但數日之後，由於仁慈，她又同外科醫來了；一天晚上，雖然米西麗里已經很好，瓦尼那已沒有了怕他生命危險的口實，她竟一個人來了。一睽見她，米西麗里是不勝歡喜之至的，但他想把他的愛情掩藏下去；但他無論如何是不想失掉一個男人所應有的威嚴的。瓦尼那，滿頰洞紅的，一邊在懼怕着愛情的話語，進到他房間裏來，被他招待她時所帶着的那種高雅的誠摯的然而是不大溫柔的友情給弄得狼狽了。她走開了，他連留都沒有留她。

數日後，她又來了的時候，那個人的舉動仍然如舊，仍是表證出敬意的忠誠和永遠的感謝來。沒法抑制住那個青年燒炭黨員的激情，瓦尼那反到自問是否是自己單思了。直到當時是傲慢的那個少女，悲痛地，感到自己的顛狂的全部擴展了。她

裝作一陣歡喜，裝作一陣冷淡，不太常來了，但她是不能決心今後不來看那個病人的。

米西麗里，被愛情燃燒着，但同時想着他那卑賤的出生，和他所應作的義務，因下了決心，就是瓦尼那八天不上來看他，他也不下去說出愛情的。青年公主的傲慢，漸漸地，崩潰了。

——啊！她最後在心裏說，我去看他去，是爲得我自己，是爲得叫自己歡慰，他感動給我的那種情牽，我怎麼都是不說喲。

她去看他去，在他那裏長時間地待着。他則如有二十個人在坐似地很淡然地同她說話。一天晚上，在白晝裏憎了他一天，決心了比平常更冷淡更嚴酷地去對待他之後，她反向他說出來她愛他了。馬上，她什麼都不能拒絕他了。

縱令她的顛勁兒是很大的，實在說起來，瓦尼那是完全幸福了。米西麗里已再不想在保持男人的尊嚴上他所必要的東西了；他，如意大利的十九歲的青年作初戀

似地，戀愛上了。他嘗着了情熱的戀愛的所有的不安，他甚至向那個那麼傲慢的青年公主公言出來他爲得得愛所有的策略來。他那過度的幸福，他自己已是深爲驚異的。四個月很快地過去了。一天，外科醫給了病人的自由了。我將來怎麼辦呢？米西麗里想；就在這羅馬的最美的美人的家裏藏着麼？把我關在牢獄裏十三個月，叫我不見天日的那些險惡的壓制者，怕要以爲我吓破了胆啦罷！意大利，你是真真地不幸了，如果你的小孩子們爲這麼一點小事把你拋棄了的話啊！

瓦尼那相信彼得羅的最大幸福就永遠不離她身邊的；他做着像很幸福似的；但波那拍爾將軍的一句話悲痛地在青年人耳朵裏振響着，左右他對於女性的一切的行動。在一七九六年，波那拍爾將離去卜雷西亞的時節，該市的職官們送他到城門之外，跟他說卜雷西亞人是比其他任何意大利人爲愛自由的。

是的，他說，他們是喜歡向他們的心愛的女人那樣說呀。

米西麗里用一種很拘執的神情向瓦尼亞說：

——天一黑，我得出去啊。

——要注意，別等天亮，就回到府裏來啊；我等着你呢。

——天一亮，我離羅馬數里開外了。

——很好，瓦尼亞冷靜地說，可是您上哪兒去呢？

——到羅馬尼亞去，去報仇去。

——我是很有錢的，瓦尼亞用一種至靜的神情又說，請您允許接受我武器和金錢啊。

米西麗里，眼眨都未有眨，瞅了她一陣，隨投在她胳膊中：

——我的生命的靈魂，你使我忘掉一切了，他向她說，連我的義務都給我弄忘了。但你的心情愈為高尚，你愈應當理解我的。

瓦尼亞哭得很厲害。因決定了後天他離開羅馬。

——彼得羅，第二天她同他說，時常您跟我說過，如果奧大利亞離開了意大利

到遠處去參加一個大戰爭的話，那麼，如有一個名人，譬如說，是一位王爺，會自由地處置一筆巨款時，那他，爲意大利的自由，要會有很大的貢獻了。

——不錯的，是說過，彼得羅，愕異地，說。

——是的，您是很有勇氣的，只是您沒有一個高的位置呀；待我跟您結婚，每年給您二十萬立窩的收入好啦。我是自己擔當去得我父親的同意的。

彼得羅俯伏在她的脚下；瓦尼那歡喜得滿面生光了。

——我真愛死您啦，他同她說；但我是祖國的一個可憐的僕人啊；而意大利是愈爲不幸，我是愈應當對他忠實的呀。爲的得到敦·阿斯得路巴勒的同意在這數年之間，是得演一種悲悽的腳色的。瓦尼那，我是不依你的。

米西麗里急急地用這一句話把自己綁縛住了。他已失掉勇氣了。

——我的不幸，他喊道，是我愛您過於生命，是我以離開羅馬爲一種最苦的苦痛啊。啊！若是意大利從野蠻人的手裏解放開呀！該如何快活地，我坐船同你一同

到阿美利加去呢。

瓦尼亞毛骨悚然。他拒絕同她結婚，是使她的驕傲很受打擊的；可是，馬上她投身在米西麗里的懷裏了。

——我覺得您從未有這樣地可愛啊，她喊道，哎，我的可愛的鄉間的醫生，我永遠是你的啊。你是一個偉大的人物，如我們古代的羅馬人似的。

一切的未來的懸想，一切的常識的悲悽的暗示，都消滅了；是一個完全之愛的瞬間了。等到能說出有條理的話的時候：

——我是要與你同時到羅馬尼亞的，瓦尼那說。待我跟醫生說，叫他命我到波列塔溫泉去好啦。在佛爾里附近的桑·尼古羅那裏，我們有一個別莊，我是要在那兒暫住一下的。

——在那兒，我同你渡我一生好啦！米西麗里喊道。

——我的今後的運命，就是要不顧一切了，瓦尼那，嘆息了一聲，說。我要為

你而捨生的，可是，有什麼要緊……一個失了名節的女子，你肯愛她麼？

——你不是我的妻子麼？米西麗里說，你不是我的永遠尊崇的妻子麼？我是會愛你，會保護你的呀。

瓦尼那是得到社會裏應酬一下的。當她一離開了米西麗里，他就起始注意到他的行爲是野蠻的了。

——什麼是祖國？他自語說。所謂祖國者，並不是因我們受了一個恩惠，我們才得感謝牠的，也並不是，因我們辜負了他，他才作出不幸的樣子才來咀罵我們的。祖國和自由，是如同我的斗蓬一樣，那對我是一種有用的東西，那當真我是得買的，如果我沒從我的父親承繼到的話；但總而言之，我是愛祖國和自由的，因為那兩種東西對我是有用的。如果我用不着那兩種東西，如果那兩種東西是如同八月裏的斗蓬似的，我買牠們幹什麼，我幹什麼要出那麼大的價錢呢？瓦尼那美真是美啊！她有很獨特的天才！有人會設法博得她的歡喜的，她會忘了我的。還有沒有情

夫的女人麼？羅馬的諸王——拿他們當市民看，我是輕蔑他們的——他們是比我占優勢占得多啊！他們一定是很招人愛的呀！啊！若是我走了，他就要把我忘了，我就要永久把她失掉了的啦。

在中夜，瓦尼那來看他來了。他向她講出了他所沉入了那種躊躇，和，因為他愛她，他叫祖國那個偉大的名詞在他心中所起了的那種爭論來。瓦尼那是不勝歡喜了。

——如果，他得，絕對地，把祖國和我取捨一下的話，她心裏說，那我是要比得優勢的。

隣近禮拜堂的鐘打了三點；最後訣別的時候到了。彼得羅從他的情人的胳膊裏掖開了。他已經下了小的階段的時候，瓦尼那，忍着淚，微笑着，同他說：

——假定你是受了一個鄉間的民女的看護的話，你一點感謝她的表示都不作麼？你不想給他幾個錢麼？未來是未可知的，你要到你的仇敵中間去走路去了，請

你再待上三天作感謝我的表示好啦，就如同我是一個窮女人，你拿那當付我的看護費好啦。

米西麗里待下了。最後，他離開了羅馬。藉着一張由某外國大使館所買到的護照，他回到家里了。高興極了；人以爲他是死了。他的朋友們想殺上了一兩個卡拉賓尼葉（在教皇治下的國家裏，憲兵是叫作卡拉賓尼葉的），以祝賀他的歸來。

——不必要時，會使武器的意大利人，我們連一個都不要殺得，米西麗里說；我們的國家不是一個海島，如那幸福的英國似的。爲去抵抗歐羅巴諸國君主的干涉，我們所缺少的，是兵啊。

其後不久，米西麗里，被兩個憲兵貼上了。他用瓦尼所給他的那隻手槍把他倆打死了。人懸賞以求他的首級。

瓦尼那沒有在羅馬尼葉露面；米西麗里以爲是她把他忘了。他的虛榮心受了傷；於是他認真地想起了把他與他的愛人隔開的那階級的懸殊了。在一個得了感觸

懷念起過去的幸福的瞬間，他想要回到羅馬，看一看瓦尼那的近況。當一天晚上，一座山寺的鐘，作着一種奇怪的樣子，宛如那撞鐘者是心不在焉似地，打了晚禱的時刻之際，他的這種傻想是幾乎要把他認為義務的那種東西勝過了。那是米西麗里到羅馬尼亞後所參加的燒炭黨的黨員集會的信號啊。同夜，所有的人都到樹林中的一個隱士的庵裏。那兩個隱士，抽大烟抽得迷迷胡胡的，是一點都未注意到人在怎樣地利用他們那所小的房舍的。米西麗里，很憂淒地到了會，到後，他曉得了那秘密結社的領袖受了逮捕，把為年將二十的青年的他推作一個小組的領袖了，而在那個組織裏是還有好些年逾五十，從一八一五年繆拉（1）遠征以來就參加陰謀的人物的。得到那種夢想不到的光榮，彼得羅感到他的心為之躍起了。等剩了他自己一個人的時候，他就決心再不想那忘却了他的羅馬少女了。他決心把他的所有的思想獻給從夷狄把意大利解放出來（5）的那個義務了。

兩日後，米西麗里，在他以結社的首領的地位所得到的人物動靜的報告表中，

眼見瓦尼那已到了她那桑·尼古羅的別莊了。讀到那個名字，在他的心靈中，與其說是起了歡喜，甯是生了苦惱。他抑制着自己，當晚未有到桑·尼古羅的別莊去，但他想堅守着他對於他祖國所誓的忠誠，是徒然了。他已不理會了的瓦尼那，現在他想起來，那使他不能有條有理地果成他的義務了。翌日，他看她去了。她愛他是如同在羅馬時一樣。她的父親，想叫她成婚，把她的行期給就誤了。她帶了兩千瑟金（6）。這一種預想不到的幫助，是叫米西麗里，在他那新的職位上，博得極大的信用的。他叫人在科爾府製練了些短刀；專管擒捕燒炭黨的，總督的那位心腹的秘書也被買收了。作政府的偵探的牧師們的名冊也弄到手了。

在不幸的意大利國裏所會企謀的，比較不怎麼自動的陰謀之一，在當時計劃完成了。那些累累贅贅的詳情，我在此地不要細說了。我只是要說，如果那種計劃成功的話，米西麗里將分享到很大的光榮的。由他一呼，數千叛徒就要堅起叛旗，就奧荷戈等着首領的到來了。決定運命的時機將到了，而正趕那時，如往常所常有的

似地，由於首領的逮捕，那計劃因變成畫餅了。

剛剛到了羅馬尼亞，瓦尼那就覺到了愛國心要使她的愛人忘掉其他一切的爱。羅馬的少女的傲慢心憤激了。她想按着道理想已不能夠了；一種黑的憂愁捉住了她的心；她不知不覺地想要詛咒自由。一天，他到佛爾里來看米西麗里的時候，她已往時時用傲慢抑制着那種苦悶，她再也抑制不住了。

——實在說，她同他說，您是如一個丈夫似地愛我的；那不是我所要的。

馬上，她的淚流下來了；但，把自己降卑得以及於說出非難的話語來，是可恥的。米西麗里，作着一個別有專心的人樣子，回答了她的眼淚。突然間，瓦尼那想離開了他，回到羅馬去。她感到一種殘酷的快樂，想去把她說出話來的那種軟弱懲制一下。稍沉默了一陣之後，她下了決心了。她覺到，如果她不離開米西麗里的話，她是不配作他的情人的。她玩味着他將來找她找不着時的那種沉痛的驚訝。但馬上，想到她為這個人作了很多的傻事，而未能得到他的愛，她不禁感慨無量了。於

是，她打破了靜默，用盡全部的力量，要從她提出一句半句的愛情的話語來。他，用一種漠然的神情，向她說出了很溫和的話語；但講到政治上的計劃時，用完全不同的深刻的腔調，他悲痛地喊道：

——啊，如果這件事情不能成功的話，如果政府又給發見了的話，那我就出黨了。

瓦尼那待在那兒不動。這一點鐘以來，她感到這是她最後一次見她的情人了。他所說出來「黨」的那個字，把一種宿命的光，投射在她的心裏。她心裏說：

——燒炭黨得了我數千瑟金。我對他們的陰謀所誓的忠誠，人是不會疑感的。

瓦尼那從她的冥想中脫出來就向彼得羅說：

——您願意不願意同我到桑·尼古羅別莊裏去待上一天呢？你們的夜裏的集會是並不需要您到場的。明天早晨，在桑·尼古羅，我們可以散一散步；那可以把您的興奮平靜一下，叫你完全冷靜下去，冷靜是在現在這千鈞一髮時所必要的啊。

彼得羅同意了。

瓦尼那，爲作出行的準備，離開了他，她把他匿藏她的那個小屋依例地上了鎖。

瓦尼那跑到她的舊日的一個使女的家裏去了。那個使女已經嫁了人，當時在佛爾里開着一個小舖子。到了那個女人的家裏，她在她的房間裏抓到了一本祈禱書，在那書的餘白上趕緊地寫出來當夜燒炭黨的小組織所要作秘密集合的那正確的地點。她用以下的數語結束了她的秘密的報告：『那個小組是由十九個黨員作成的；他們的姓名和住址如下。』寫完了僅僅把米西麗里的姓名勾掉的那個正確的人名表之後，她跟她平日深相信賴的那個使女說：

——把這本書送到樞機官總督那裏；叫他把書裏所寫的看一下，叫他隨後把這本書還你。這是十個瑟金；如果總督萬一說出來你的名字，那你一定要沒命了；但，你若是不叫總督看了我方才寫的這張紙，那你就把我搭救了。

萬事都是很湊巧的，總督的恐怖叫他的舉止一點沒有帶出大官的架子來。他允許了要同他說話的那個民婦同她見面，只是她得戴着覆面，她的兩手得綁了起來才可以的。在這種情形之下，那個商人婦被引見那位大人物之前了，她瞅見他在一個蓋着綠台布的大棹子後邊等待着呢。

總督讀祈禱書的那一頁，他把書拿得離他遠遠的，他恐怕是一種易於散播的毒藥。他把那本書又還給了那個商人婦，他也並沒有叫人跟着她。在離開他的愛人還不到四十分鐘的時候，瓦尼那瞅見她那舊日的使女轉回來，又跑到米西麗里的跟前了。她相信今後他要完全爲她所有了。她跟他說在城中將要起一種空前的變亂；就是在平常未曾有憲兵到過的街路上，人都瞅見有憲兵巡邏隊了。

——如果您肯相信我的話，她接着說，我們即刻到聖·尼古羅去好啦。

米西麗里同意了。他們徒步走到青年公主的馬車所在的地方。馬車和她的隨身使女是在離城一里半的地方在等着她呢。那個使女報酬是很高的，嘴很嚴密，是她

的必願。

到了桑·尼古羅的別莊，瓦尼那，想到她那奇怪的舉動非常不安，對於她的愛人是更加倍地撫愛了。但同她講情話時，她覺着是像她在演喜劇似的。前夜，在背嶺之際，她忘掉了良心的苛責了。把她的情人緊抱在自己的懷裏，她心裏說：

——有的話或者會有人跟他說都不定的，而，如果那種話一經人說破了的話，那，立刻，並且永久地，他要以我爲一個駭人的女人啦。

夜半時，瓦尼那的男僕之一個冷然地進到她的房間裏了。那個人是一個燒炭黨員，但瓦尼那一向是不知道的。米西麗里，對於她，甚至這些細小的事體，都是守秘密的。她戰慄了。那個人報告米西麗里說當夜，在佛爾里，十九名燒炭黨員的家宅都被包圍了，他們在從秘密會議回來之際都受逮捕了。雖然是出人不意，但九個人被跑掉了。憲兵們把那十個人帶到衛城的牢獄裏去了。近牢獄的工夫有一個人跳入一口很深很深的井中，自殺了。

瓦尼那驚惶失色了；幸而是彼得羅未有注意到；如果注意到的話，他可以從他的眼中看出來她的犯罪了。

……此刻，僕人又往下說，佛爾里的駐防軍隊把所有的街道都站成排了。兵們都是相離很近的，是都可以互相搭話。住民們，除了在有官長在的地方之外，是不能穿過街路的。

在那個人出去了之後，彼得羅只沉思了一陣：

現在是一點都沒有辦法了，他終於說。

瓦尼那是氣息延延的；她在她驚人的目光之下哆嗦着。

您怎麼這麼怪頭怪腦的呢？他同她說。

隨即，他去想別的事情，不睬她了。快到中午，她炸着胆子同他說：

現在又一個秘密結社被破獲了；我想您暫時要沉靜一下啦罷。

很沉靜的，米西麗里，作出來一種使她戰慄的微笑，同答說。

她因有要事去找桑·尼古羅村的教師去了。那個教師十有八九是耶穌會的好。七點鐘回到家裏吃飯，她睽見她隱藏她的情人的那個小房間，已竟空了。瘋了一般地，她跑着把家裏都找遍了；但是沒有找到。絕望了，她又回到那個小房間裏；在這時，她才瞅到了有一條小簡；她讀：

我要到總督那裏去自首去。我們的主義已沒有實現的希望了。是天喪我們。是誰把我們賣了的？顯然地，是跳井的那個可憐的東西了。既然我的生命對於這可憐的意大利是沒有用了，我不願意我的同志們，睽見我自己一個人沒有受逮捕，而以為是我把他們賣了的。別了；如果您真是愛我，請您爲我復仇好啦。賣了我們的那個賤種，就使他是我的父親，我也請您把他滅絕，把他打死。

瓦尼那，半暈，沈在一種極殘酷的不幸中，在一把椅上跌倒了。她任何的話語都說不出來了；她的兩眼發乾，灼灼地發光。

最後，她急劇地跪下了：

——全能的上帝！她喊道，請您接受我的誓願罷；是的，我是要懲罰那個告密的賤人的；可是，最先，是得設法回復彼得羅的自由啊。

一點鐘之後，她就上了羅馬的路途了。好久以來，她的父親就催促她回來。在她不在家的期間，他已把她同麗尤·莎維利王的婚事給安排好了。瓦尼那剛一到家，他就戰戰兢兢地跟她說了。令他不勝驚訝地，她，一聽他說，就承諾了。當晚，在維特立斯其伯爵夫人的家裏，她父親，幾乎是正式地，把她介紹給敦·麗尤了。他是一個最高雅的青年，而有很好看的頭髮；雖人承認他有機智，但他的性情是後認為非常輕浮，官家那邊是一點都不會猜疑他的。瓦尼那想先把他籠絡一下，她總可以使他作一個合適的暗探的。因他是羅馬總督兼警察總監沙維利·坎塔乍拉的姪子，她想偵探們是不會跟着他的。

同那個和藹的麗尤特別地要好幾天之後，瓦尼那就跟他說他終不會作她的丈夫的；據她說，他的頭是太輕浮了。

——您若不是一個小孩子，她同他說，您的伯父的手下人不會對你守秘密的。比方說，前幾天在佛爾里破獲的那些燒炭黨人，官家是把他們怎麼處分啦？

兩日之後，敦·麗尤來跟她說在佛爾里捕到那些燒炭黨人都脫獄了。她，作着一種深的輕蔑，露着微微的苦笑，把她那對大大的眼睛定視在他的身上。整晚上她同他一句話都沒說。又翌日，麗尤，面紅着，來同她表白說上次他是受了騙了。

——可是，他同她說，我得到我伯父的書齋的鎖匙了；在那里有些個文書，叫我看見了。我知道了由最高權的樞機員和司祭組成一個會議（或委員會），在秘密中招集，以審議是在拉溫諾還是在羅馬去審判那幾個燒炭黨人爲適宜的那個問題。在佛爾里逮捕了的九個燒炭黨員，和一個瑟而自首的叫做米西麗里的他們的首領，現下，是在桑·里歐的城里鋼禁着呢。

聽了那個「蠢」字，瓦尼那使勁地把王推了一下。

——我要親自，她同他說，看一看那些個文件，我要親自進到您的伯父的書齋

裏的；您看見的不準確。

聽見了這兩句話，敦·麗尤戰慄了；瓦尼那向他要求的是一件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但那少女的這種妙想天開倒倍加了他的愛情了。不數日後，瓦尼那，扮上了男裝，穿上了莎維利家的可愛的制服，竟能在那警查總監的秘密文書的中間待上了半小時之久了。等她發現了，關於被告人得彼羅·米西麗里的每日的報告，她不禁歡喜得心都要躍動起來。她去摸那張紙時，她的手哆嗦了。把他的姓名再讀了一遍時，她就要覺得不大好受了。從羅馬總督的府裏一出來，瓦尼那就允許了敦·麗尤同她擁抱了。

——我想叫您受各種的試探，她向他說，可是您都很高明地擺脫開了。

聽了這句話之後，那青年的王，爲得使瓦尼那歡喜，人叫他把瓦提勒宮殿放火他都幹的了。當晚，在法蘭西大使裏有一個跳舞會；她跳了好多次，而且差不多盡是跟他跳了。敦·麗尤陶醉在幸福中了，那使他連反想都不能反想了。

——我的父親有時是古怪的，瓦尼那一天同他說，今天早晨他把他的兩個用人趕走了，那兩個跑到我房間裏哭去啦。一個求我給他在瑟伯父親馬德督那兒找點事兒；又一個，是曾經在法蘭西軍隊中當過砲兵的，想在聖·安琪的城裏找一點事。

——我把他們倆都用下好啦，青年的王爵很慷慨地說。

——這是我求您的麼？瓦尼那，傲然地，回答說。我是僅僅地把那兩個可憐人的請求照樣地給你學一遍就是了；他們是應當得着他們所要求的，可是，旁的話不要提啊。

是再沒有比這件難辦的了。坎塔乍拉大人並不是一位淺浮的人物，除了他所深知的用人之外他不放在他的私宅裏的。在表面上看，是待在一種充滿着各種娛樂的生活中，其實，瓦尼那，受了良心的苛責，是很不幸的。事情的延宕把她殺害了。她的父親的管事人給她弄到一筆錢。她須離開了羅馬，到羅馬尼葉去救她的愛人去麼？那種念頭就是如何地不盡情盡理，她也將移之於實行了。而正當那時，偶

然把她憐憫了。

敦·麗尤向她說：

——米西麗里的秘密組織裏的那十個燒炭黨員將解到羅馬來了。等宣判之後，再到羅馬尼葉處刑。那件事，晚間，我伯父已得到了教皇的裁可了。在羅馬只有你我二人知道這種秘密的。您滿足罷？

——您成了一個男子大丈夫了，瓦尼那回答說；把你的相片送給我好啦。

米西麗里將到羅馬的前夜，瓦尼那，找了一個口實，到其塔·卡斯特蘭那去了。在由羅馬尼葉解到羅馬的中途，是要叫那幾個燒炭黨人在那城里的牢中住一夜的。早晨，在米西麗里出牢的時候，她瞧見他了；他帶着鎖鏈，自己一個人在一輛車里；他，在她瞅着，是顏色蒼白多了，但一點都沒露放賴的樣子。一個老婦人扔給了他一個紫羅蘭的花束；米西麗里，向她致謝，微笑了。

瓦尼那瞧見了她的情人，她的所有的思想又湧上來了；她重新鼓起了她的勇

氣。她的情人要囚禁在聖·安琪的城里的，聖·安琪的教誨師加里院長，是從好久以來，由她給他找到一個很好的昇進之路的；是她選定他作她的懺悔聽聞的神父的。給為總督的姪女的一個王女作懺悔聽聞神父，在羅馬，是非同小可的啊。

燒炭黨人的公訴是沒有用好久的時間的。急進的教皇黨沒能阻擋住把他們解到羅馬來，為得報復起見，他們用最野心的司祭們組成一個審判他們的委員會。那個委員會是由警查總監作主席的。

對於燒炭黨的法律是簡單明瞭的：佛羅里的那些犯人是一點希望都不能抱的；但他們盡力用各種遁辭以保全他們自己的生命。不只是他們那些審判員要處他們以極刑，並且，有的人還想用斷手等等的酷刑。位極人臣的警查總監（因為他再往上只有樞機員可昇了），是一點都不需要切斷人的手的。他把判決書呈給教皇看時，他把所有的罪人的死刑都改成若干年的監禁了。只有彼得羅·米西麗里除外了。總監那賊個青年是一個危險的狂熱之徒，並且，上文已經說過，他，以殺了兩

個憲兵之罪，被處了死刑了。總監從教皇那裏回來，瓦尼那就知道了以上的定罪和減刑了。

翌日，坎塔乍拉，將近半夜時，回到他的府中了；他的聽差他瞅不見了；總監，不勝驚訝地，按了幾下鈴；最後，出來了一個蠢笨的老僕人；總監，賦耐了，因親自去更衣。他用鎖匙鎖好了門；屋裏是非常地熱；他拿起他的衣服，捲成一捲，扔在一把椅子上。衣服，扔時用勁用大了，拋到椅上後邊去，打在窗戶的毛絲綾的簾子上了，在那裏顯露出一個人的形影來。總監急忙地闖到他床上去，促起一把手槍來。等他又到在窗戶跟前的時候，一個很年青的青年，穿着他的府里的制服，手握着手槍，向着他走來了。瞅見了那種景況，總監把手槍比在自己的眼睛上；他想要勾火。那個青年人，笑着，向他說：

——做什麼！大人，您不認識瓦尼那·瓦尼那啦？

——幹什麼這樣地惡作劇呀？總監，憤怒着回答說。

——請您要知道，我的親愛的瓦尼那，他接着說，我不是喜歡人流血的啊。並且，雖然您瞅着我是一個很老的老人，我還是很年青啊，到今日流出來的血成了迷眼沙子的時候，我是還要健在的啊。

坎塔乍拉大人送瓦尼那到他的花園的小門的時候，打了兩點鐘了。

又翌日，總監，對於他要作的事情很感爲難地，到在教皇前時，教皇陛下同他說：

——最先，我有一件事情要求您特別考慮的。在佛爾里那些燒炭黨中有一個是被判死刑了；我一想到那件事，我夜裏覺都睡不着；是得救他一命的。

總督，聽見了教皇已下了決心，因作出各種方法去反對他，但結果草出了一道勅令，一道教皇由自己的意志發出來的勅令來。那勅令，是打破慣例，由教皇親署的。

瓦尼那想：她的情人的赦免她大致是可以得到了，但人會設法毒殺他都不定

的。從前天，米西麗里，就從她的懺悔聽聞神父加里院長得到幾小包烏賊甲，並告訴他不要摸官家所給的食物。

瓦尼那，以後知道了佛爾里的燒炭黨員將移到聖里歐的城里去，想趁米西麗里經過其塔·乍斯特蘭那時想法看他一下；他在囚徒們之前二十四小時到在那城里了；她在那兒遇見了加里院長，是在她前幾日到到的。他得到獄吏的許可，叫米西麗里，在半夜裏，能到獄中的小禮拜里聽彌撒。不只如此：如果，米西麗里肯在胳膊腿上帶着刑鎖的話，那獄吏還可以退到禮拜堂門口，對他所負責的那個人，作出永遠看管的樣子，而不聽他所要說的話語的。

要決定瓦尼那的運命的那一天，終於現出了。從一早起，她就在監獄的那個小教堂裏藏起來了。在那長長的一晝間所擾惱她的那種思想，是誰能說的出來呢？米西麗里愛她，是能得到原諒她的程度麼？她舉發了他那個秘密組織，可是她救了他的性命了。在被良心苛責的那個心靈裏，理性占了優勢的時候，瓦尼那希望他肯同

意揚她離開意大利：就是她墮落過，那只是愛惜過度的結果罷了。打了四點鐘，她聽見了遠處鋪石路上有憲兵的馬蹄聲。馬蹄的每個聲響都像震激在她的心裏。馬上，她就辨別出來那幾輛載犯人的車的動靜了。那幾輛馬車在監獄的前邊停住了。她眼見兩個憲兵架出來的米西麗里，米西麗里是自己一個人坐在一輛車裏的，渾身帶着刑具，是連動都不能動的。『他仍然活着呢呀』，她，滿眼是淚，在心里說，『他們還沒把他毒死呀！』那天晚上，是非常慘酷的。登壇上的燈，因為獄卒想着省油，放得老高的，在孤伶伶地照耀着那個陰暗的禮拜堂。瓦尼那的眼睛徘徊在那些死在隣牢的中世紀的大諸侯的墓上。他們的像是帶着兇暴的神情的。

萬籟已經靜寂得好久了；瓦尼那把心神凝集在她的思慮中了。子夜的鐘聲剛過，她覺得像聽見有一種輕輕的響動，如一個蝙蝠飛似的。她想要往前走，但，半暈地，跌在祭壇欄的杆上了。同時，在她連足音都未有聽到的工夫，兩個幽靈就到在燈壇跟前了。那是獄卒和米西麗里。米西麗里，滿身是鎖鏈，如同是包着襤褸似

的。獄卒開了一個手提燈，把那放在祭壇的欄干上，瓦尼那的旁邊，以使她能清楚地睽見他的囚徒來。隨後，他躲到門近處的那遠方去了。獄卒剛一走開，瓦尼那就急忙地抱住了米西麗里的脖子。把他往她的胳膊裏一抱時，她只是感到他那些冰冷的尖利的鎖鏈了。是誰給的他這些鎖鏈呢？她想。她擁抱他的情人是一點都感不到慰快了。在那個苦痛之後，又是一個更刺人心的苦痛；瞬間她覺到像她的情人知道了她的犯罪了。他對她的態度是異常冰冷的。

——親愛的朋友，他終於對她說，您對我所抱的那種愛情，我是不勝憾恨的；我有什麼價值能感動出您的愛來，我是怎找也找不出來的。請您相信我的話，我們再回到更爲基督教的情感上去罷，我們忘掉了那些曾經幻惑我們的幻影罷；我已經不能屬於您了。不斷地跟在我的計劃後邊的那不幸，大概是從我所總犯的那種大罪來的罷。就是只聽人間的深慮的勸告罷；可是爲什麼，在佛爾里的那致命的夜里，我沒同我的朋友們一同受逮捕呢？爲什麼，在危險之際，我沒有在我的職所呢？爲

什麼我的不在竟生出來極殘酷的疑惑來了？我在爲意大利的自由的熱情之外有了別一個的熱情了。

瓦尼那，從米西麗里的變樣兒使她所感的驚異中，還沒有緩醒過來。雖然沒有顯然地憔悴，他睜着有三十歲了。瓦尼那把那種改變歸之於他在獄中所受的不好的待遇；她禁不住泣涕滂沱了。

——啊！她向他說，獄吏們已經答應了好好待遇您啊。

事實是，將近死期，與望意大利的自由之情能相調和的那種宗教心，又顯露在那青年燒炭黨員的心里了。漸漸，瓦尼那睜出來，她所見到的她情人身上的那種變化，是精神的，而一點都不是肉體上的虐待的結果的。她以爲是已達極點的她的苦痛，又增加了。

米西麗里不作聲。瓦尼那像是要哭得斷氣了。他，用自己微微動心的樣子，繼續說：

——如果我在地上愛過什麼東西的話，瓦尼那，那就要是您啦；然而，感謝上帝，我，在這一生中，只有一個目的了：我要死在牢獄中，不然，就要去爲意大利爭自由而死的。

又靜默了一陣；顯然地是瓦尼那不能說話了；她想說也說不出來了。米西麗里接着又說。

——義務是殘酷的，我的朋友；但如果不用費力就能完成義務，哪裏還有英雄本色呢？請您同我約定，以後再不要看我來好啦。

在他的鎖鏈所能許可的範圍之內，他動了動手頸，用手指瓦尼那。

——若是您肯叫那以先對您很親熱的一個人給您忠告的話，那請您很聰明地同您父親給您選的一個有才能的人結婚好啦。對他是一點無聊的提己話都不要說啊。我們今後互相作陌生人好啦。您，爲得爲祖國報効，是出了相當一筆鉅款的。如果，有一日，從諸暴君的手中把她解放出來，那筆款要由國庫認真地償還您的。

瓦尼那落膽了。同她說話，只在他說出國家那個字眼的瞬間，彼得羅的雙眼是炯炯放光的。

最後，傲慢來救助那青年的公主來了；她是攜帶着些金鋼鑽和小錯的。沒有回答米西麗里的話，她把那些東西給了他了。

——論義務，我收下好啦，他向她說，因為我是想逃脫的。但我是永遠不要再見您的，在您的這些禮物之前，我是堅誓的。永別了，瓦尼那；請您應許我再永遠別同我寫信，再永遠別想看我。把我整個交給國家罷，我對於您算是死了。永別了。

——不，瓦尼那，兇暴地，接過來說，我，被對你的愛情驅使着，所作出了的事情，我要您知道。

於是她把從米西麗里離開桑·尼古羅別莊去向總督自首以來的她的所有的奔走都講出來了。等到那些話講完了的時候，

——可是，那都不算什麼，瓦尼那說；由於對你的愛情，我還作了些別的事。於是她說出她的告密來了。

——啊，怪物，彼得羅，怒不可遏地，闖到她身上，喊道。他想用他的鎖鏈搖

若不是獄卒聽見最初的吵嚷就跑來的話，他就把她打上了。獄卒捉住了米西麗里。

——哎，怪物，我什麼都不想要你的，米西麗里向瓦尼那·瓦尼尼說，一邊，在刑鎖之許可的範圍內，他伸出手去，把那些金鋼鑽和錯扔給她了。隨後，他急速地就走開了。

瓦尼那茫然自失了。她回到了羅馬；報紙上說，她最近已同敦·麗尤·莎維利結婚了。

1 燒炭黨是在十九世紀初頭在意大利組織成的秘密的政治結社。以集合在山林中，故名。是爲自由爲意大利獨立，而與封建勢力鬥爭的團體。目的要行共和制。以驅逐奧國人爲黨的本義。

2 加特利教之一修道團。

3 羅馬的執政官。

4 1808—1814年間的那波里的王，拿破侖的姊夫。

5 *Liberar l'Italia de' barbari*、*裴得拉克* (Petrarca) 的話語，以後朱勒世 (Julius II) 。

馬西亞維勒 (Machiavel) 和阿福列 (Comte Alfieri) 等所重引用者。

6 瑟金 *Sequins*，金幣名。

獨立帽：瑪提歐·法勒功芮

傳小者作

梅立楣 (Prosper Mérimée) (1803-1870) 是一個學者，同時是一個小說家。他，同斯丹達爾同樣，是在浪漫主義的時代占有一個特殊的地位的。他的小說有長篇『查理九世年代記』(Chronique de Charles IX)、(1829) 和中篇『寇倫巴』(Columba)、『嘉爾曼』(Carmen) 和短篇『瑪提歐·歐法勒功芮』(Mateo Falcone)、『查理十一世的幻想』(Vision de Charles XI)、塔曼哥(Tamango) 等。這些小說是完全以史家的態度客觀的立場所寫的。爲史學家、考古學家、言語學家的梅立楣是富有觀察判別的能力，這幾篇小說是完全由客觀的態度所寫的寫實的作品。

在內容上看，梅立楣的小說全是階級鬥爭的反映。梅立楣是一個十八世紀的唯物論者，無神論者，懷疑論者，厭世論者。在政治上，他是一個自由論者。可以說，他的小說就是他的思想的形象化。以十六世紀新舊戰鬥爭作題材的『查理九世年代記』，以爲父復仇的少女，寇倫巴爲主人公的『寇倫巴』，以美黑奴對白人叛亂爲題材的『塔曼哥』，以及以爲正義而殺子的父親作主人公的『瑪提歐·法勒功芮』，都是以正義自由平等而爭鬥的新的階級——布爾喬亞——的意識的反映。而那種強烈激揚的感情，梅立楣則以冷靜的態度，簡短明淨的文章把牠表現出來；那底確是給當時的浪漫派以一種校正的。同時，梅立楣，在晚年，更理頭研究俄國文字。郭戈里，普希金是由他首先介紹到法國的。

從波頭，雜奇獸出來，向着島的內部，往西北方走去，人眼睜着地立刻就隆起了。在被大石頭阻塞着，有時被些溝窪切斷着的，蜿蜒的小徑上，走了三點鐘之後，人就到了一個幅員很寬的雜木林的邊上了。雜木林是牧人的家鄉，同時是與司法權起糾葛的人們的故土。有一件事是要知道的。寇西迦的農夫，爲得省却糞田的勞苦，在樹林的某一塊面積給放起火來。如果火燄比需要的地面再擴散遠了，也就任憑牠好了；總之，在用當地長着的樹木的灰所施肥的土地上播上種子，是會有很好的收穫的。取下了麥穗，因爲割麥桿是很麻煩的，人把麥莖就扔在那裏了。而沒有燒盡留在地裏的樹根子，在翌年的開春，發出了很密的樹苗子，那在數年之

內，就要長七八尺高的。所謂雜木林者，就是指這樣的繁茂的灌木的叢林而言。各種各樣的樹木和灌木作成叢林，亂七八糟的，混雜在一起，好像是上帝要那樣似的。要想在裏打開一條通路，人得手裏拿着斧子，趕着砍趕着走着。是有好些非常濃密非常繁茂的雜木林，連野生的羊都鑽不進去的。

若是你們殺了人，你們到波頭。維奇歐的雜木林裏去好啦。你們帶着一隻好槍，一些火藥，一些子彈，你們可以安安穩穩地在那裏生活着。不要忘了帶一身帶頭巾的茶褐色的外套。那是要作被擄用的。牧人們給你牛奶，乾酪，和栗子吃的。你們不用怕司法權和死者的親屬們。你們到城裏買彈藥時小心一下好啦。

當我一八××年在寇西迦的時節，瑪提歐·法勒功芮家住在雜木林有半里路的地方。他在當地有一個相當的財主，他很貴族地生活着，就是說他什麼都不作，賴着從家畜得來的收入生活着。他的牧人們——一些游牧民——在山上把他的家畜從這裏放到那裏。當我見着他的時候，那是在我要講的這段事實之後的兩年，那時，

我瞅着他只多有五十歲。一個短小精悍的人，長着瀝青似的黑的捲髮，一個鷹嘴鼻子，薄的嘴唇，大的生動的眼睛，皮鞋裏皮似的皮色，那請你們想像一下好叻。他打的那一手好槍，就是在有好多好打手的那個地方，都可以算是出類拔粹的。例如，瑪提歐打野山羊是決沒曾用過打鹿的炸藥的；而在一百二十步的距離，他可以任意打牠的頭上或肩上。

夜裏，他，同白晝同樣地，善用他的武器。人給我引證過下邊所說的他的高妙的手腕，那，沒有到寇西迦旅行過的人，總會以為是不可信憑的。在八十步距離的地方，在碟子大的一塊透明的油紙的後邊，人放了一隻點着的蠟燭。他描上了準，隨後人把蠟燭吹滅，而，在一分鐘之後，在昏黑中，他發槍，四回中有三回，他是把油紙給穿成窟窿的。

由於有這麼一種希世的本領，瑪提歐·法勒功芮博到了很大的聲譽。人說作朋友他是很好的朋友，作仇敵他是危險的仇敵，而且，爲人是親切，好施，他在波

頭，維奇歐地方，同人家很和平地，邊活著。但人傳說着，在寇爾圖，在他討老婆的那個地方，他很兇橫地把他的情敵給收拾了。他的情敵在愛情上和打鬥上，人認為，都是同樣的可怕的。可是在他對着掛在窗戶上的鏡子刮臉的時候，有人一槍把他打死，人都說那是瑪提歐幹的。事情平靜以後，瑪提歐結婚了。他的女人鳩細泊最初給他生了三個女兒（他爲之非常氣憤）而最後生了一個兒子，他把他叫作佛求那圖：那是他的家族的希望，他的名聲的承繼者。他的女兒們都嫁得很好；一旦有事的時候，他們的父親是可以期待他的女婿們的短刀小槍來加聲勢的。兒子只有十歲，但他已表露出來很有希望的傾向了。

秋天的一天，瑪提歐老早就同他的妻子出外到雜木林間的隙地裏看他的家畜中的一羣去了。小佛求那圖想跟他們一齊去，但那塊隙地是老遠的；並且還得一定留一個人在家裏看家；父親因拒絕了。父親以後會不會後悔，往下看就知道了。

他出去了有幾點鐘啦，小佛求那圖靜靜地躺着太陽地裏，歐着那些青山，且，

一邊想着，在下個禮拜日他將到城中，作迦波羅勒（2）的他那個叔叔的家裏吃飯。正想着，啪的一聲槍響把他的默想給打斷了。他站了起來，轉過身來向着發出槍聲來的平原的那一方面。接着，在長短不等的間隔裏，又打了幾槍，但，槍聲總是越法越法地近了。最後，在從平原通到瑪提歐門口的那條路上，露出了一個人，戴着一頂山裏人所帶着的尖帽子，長着很多的鬍子，被着襤褸，拄着他的槍，一拖一拖地來了。他是適才在大腿上挨了一彈的。

那個人是一個山賊（3）。他在夜裏到城裏去買火藥的中途，走到寇西迦的模範隊（4）的埋伏裏去了。在猛烈的抵禦之後，他打出了一條退路。人在後邊使勁地追趕着他，他，一邊放着槍，從這一塊巖石到那一塊巖石，跑下來了。可是他離軍隊是沒多遠的，他的創傷叫他回不到雜木林就要被趕上了。

他走到佛求那圖的近前，向他說：

——你是瑪提歐·法勒功的兒子麼？

——是的。

——我啊，我是姜芮特·散壁葉蝶。我被黃領章（5）從後邊給趕上來啦。藏起我來罷，因我不能再跑遠啦。

——沒得爸爸許可，我把你藏起來，爸爸該要說什麼啦罷？

——他說你作的對擺。

——誰知道？

——趕快藏起我來哎；他們來啦。

——等我父親回來好啦。

——我等着啊？他媽啦的！他們五分鐘就要趕到這兒啦。哎，藏起我來，若不，我就殺了你。

佛求那圖用一種非常冷靜的態度回答他說。

——你的槍沒的裝着，你的藥帶（6）裏已經沒有子彈啦。

——我有匕首。

——可是你能跑得比我還快麼？

他一跳，就到叫他捉不住的地方了。

——你不配爲瑪提歐·法勒功的兒子！你要叫我在你家門口被人捉住啊？

小孩子像是心動了。

——若是我把你藏起來，你給我什麼啊？他，向他跟前兒走着，同他說。

山賊在掛在他腰帶上的一個皮口袋裏摸索，他拿出了一塊五個法郎。那一定是他留着買火藥的。佛求那圖一睜見那塊錢就微笑了；他抓過來，向姜芮特說：

——你放心好啦。

馬上，他在放在房後的一堆乾草裏作了一個大的洞。姜特芮蹲伏在裏邊，小孩子又用草給他填蓋上，給他留少許呼吸空氣的隙間，叫人猜疑不到裏面會有人藏埋着的。並且，他想出了一種很巧妙的番人把戲來。他去拿來一隻母貓和他的幾個小

貓，他放牠們把在那堆上，以使人相信那草堆方才沒有被人動過。其後，注意到了家宅附近的血跡，他仔細地用灰土把那給蓋上了，做完了之後，他靜靜地在太陽地裏又躺下了。

數分鐘後，有六個人，穿着釘紅領章的茶褐色制服，由一個下士率領着，到了瑪提歐·法勒功芮的門口了。那個下士是與法勒功芮家多少有一點表屬關係。（人知道，在寇西迦，親族關係是比他處範圍涉及得遠。）他的名字叫做提歐得樓·剛巴：他是一個很機敏的人，山賊們非常地怕他。經他手已捉住了好幾個山賊了。

「好啊，老弟，他到佛求那圖跟前兒向他說；現在你長得真大啦！適才你看見有一個人走過去麼？」

「啊！我還沒有愆那麼高呢，大哥。小孩子，傻氣的樣子，回答說。

「就要長高啦。可是你看見沒看見有人走過去呢？告訴我啊？」

「我看見沒看見一個人走過去啊？」

——是的，一個人，戴着一頂黑天鵝絨的尖帽子，穿着一身繡着紅色和黃色的花的上衣啊？

——一個人，戴着尖帽子，穿着繡紅黃色的花的上衣啊？

——是的，趕快回答，不要重念我的問話。

——今天早晨，牧師先生騎着那匹馬彼羅，在我們門口過啦。他問我爸爸一向如何，我回答說……

——啊！小壞蛋，你盡狡猾！趕快告訴我姜芮特是從哪兒過去的，因為我們找的是他呀；我確是知道，他是從這個小道過去的。

——誰知道？

——誰知道？是我知道你看見啦。

——人睡覺的時候，人能看見路人麼？

——你沒睡覺啊，無賴；槍聲把你驚醒啦。

——大哥，您以為您的槍有那麼大的響聲啊？我父親的槍聲動得更厲害呀。

——這個家伙真麻煩，真不好逗！我確實知道你看見了姜芮特了。也許就是你把他藏起來了。來，兄弟們，你們到房子裏邊去，看一看那個東西在不在裏頭。他剩了一個爪子啦，他很機靈啊，那個傢伙，他是不會跛着往雜木林裏跑的。並且，血跡是到此為止的。

——那麼爸爸該說什麼啦？佛求那圖冷笑着問；若是他知道，他不在家時，有人進到家裏來，他該說什麼啦？

——無賴！下士剛巴提着他的耳朵說，你知道不知道我要叫你怎說你就得怎說呢；也許，用刀背捶上你二十下子你才會說罷。

而佛求那圖老是冷笑着。

——我的父親是瑪提歐·法勒功芮啊！他用力地，說。

——你知道不知道，小東西，我可以把你送到寇勒特或巴斯提亞的牢獄裏去

呢？我要把你放到黑屋子裏，叫你躺在乾草上，給你上上腳鍊啊！如果你供不出來姜芮特，散壁葉螺在什麼地方。我就切你的頭。

小孩子，聽着了這種可笑的恐嚇，鬨笑起來了。他又重複說：

——我父親是瑪提歐·法勒功芮啊。

——下士，一個兵低低聲說，我們不要同瑪提歐鬧好啦。

剛巴很顯然地露出爲難的樣子了。他低聲地向着他那幾個兵說話。那幾個兵已經把那個家宅給搜查一遍了。那是用不着很費工夫的，因爲寇西迦人的草舍只是含有一個四方的房間的。家具是只有一張棹子，幾張板凳，幾個箱子，幾件獵器，和幾件廚房家具的。這時，小佛求那圖摸撫着他那匹母貓，惡作劇地耍戲着模範隊們和他的表兄的那種進退維谷的樣子。

一個兵走進乾草堆跟前。他祇見了那母貓，他用刺刀往草堆裏隨便地搯了一下，而，聳了聳肩膀，如同是他感到他那種留心是很可笑似的。沒有東西動彈；小

孩子的臉連一點輕微的情動都未有流露出來。

下士和他的兄弟們都摸迷昏了。他們已經着實地蹣跚着平原的那邊，要想從原道回去了。這時，他們的隊長，承認了威嚇對瑪提歐的兒子不生影響的，想作出一種最後的努力，用詭騙和賄賂把他試探一下。

——老弟，他說，你瞅着像是一個很機靈的小伙子哎。你要很有出息啊。可是，你盡跟我耍骨頭。若是我怕對不起瑪提歐大哥啊，他媽拉的！我就把你帶去
啊！

——哈！

——可是，等我大哥回來的時候，我把事情講給他聽好啦，等他獲得你渾身見血，我看你說不說。

——哪有那麼回事？

——你瞧啊……可是，哎……乖乖的好啦，我給你點東西哎。

——我啊，大哥，我忠告你罷；若是你們再耽誤工夫的話，姜芮特就要到雜木林裏去了，那時候啊，得用好多像你那樣大胆的人才能到裏邊找到他啊。

下士從他的衣袋裏取出一隻值十多法郎的銀表；嗽出來佛求那圖，一見那隻表，即眉飛眼笑的了，他，一邊把繫在鋼練上的那隻表遞給他，一邊說：

——噫！你願意不願意有這樣的一隻表掛在你的脖頸上呢？你戴上了這隻表，你要，像一隻孔雀似地，在波頭·維奇歐的路上走啦，人們就要問你說：『幾點鐘啦？』你就跟他們說啦：『看我的表啊。』

——等我長大了的時候，我那個作迎波羅勒的叔叔是要給我一隻表的。

——是的；可是你叔父的兒子已經有過一個這樣好的表啦，老實說。可是，他比你還年青呢啊。

小孩子嘆息了一聲。

——噫，老弟，你想要這個表麼？

佛求那圖，用眼角溜着那隻表，像是一隻貓在人拿給牠全雞看時似的。因爲他覺着是人開他的玩笑，他不敢伸爪子，而，時時，把眼睛轉向傍處，以不屈伏於誘惑之下；可是他不住地舐着嘴端，而好像是同他的主人說：『不要惡作劇了。』

但下士剛巴要把他的表給人像是誠心誠意似的。佛求那圖未有伸手；但作着一種苦笑，他同他說：

——爲什麼你同我開玩笑？

——正經地！我沒有跟你開玩笑啊。只要告訴我姜茵特在什麼地方，這隻表就是你的啦。

佛求那圖洩露出一種不相信的微笑來；用他那對黑的眼睛定視着下士的眼睛，他想要從他眼睛裏瞅出來他所說的話是否可靠。

——那扯我的肩章好啦，下士說，若是我_不給你表。叫這些弟兄們作證好啦。我不能說了不算啊。

一邊這樣地說着，他老是把表往跟前湊，以至那挨到小孩子的頰了。小孩子在臉上，顯然地，露出在他心中所激起着的那想得表和對於隱匿者的尊敬底鬥爭來。他的裸着的胸膛用力地跳動着，他像是幾乎氣都喘不出來了。同時，表晃搖着，迴轉着，有時觸着他的鼻子了。最後，漸漸地，他的右手向表舉起來了；他的指端把他摸了一下。隨後，表完全落在他手中了，可是下士還沒把鍊端撒開呢。表的磁板是天藍色的……表殼是新磨的……在太陽下一照，那像一團火一樣……誘惑是特厲害啦。

佛求那圖現在舉起了他的左手，而，用大拇指，從肩上，指着他背着的那一堆乾草。下士馬上就明白了。他放開了表鍊的端頭；佛求那圖感到自己是那表的唯一的主人了。他，帶着鹿一般的輕捷，立起身來，跑到乾草堆十步開外的地方，這時，模範隊馬上就把草堆推倒了。

入馬上就看見乾草激動了；而，一個血淋淋的人，手裏拿着匕首，從裏邊出

來；可是，在他想用腳站起的時候，他那冷卻了的傷未有叫立起身來。他跌倒了。下士門到他身上，奪下來他的匕首。不管他怎樣掙扎，馬上，人就把他縛綁上了。

姜芮特，躺在地上，像柴薪似地被人捆起來，向着走向前來的佛求那圖轉過頭來。

——瑪提歐的……！他，與其說是出於憤怒當是帶着一種輕蔑，向他說。

小孩子把自己從他所得到的那塊錢扔掉了，他已感到了他不配要那塊錢了；但那個不法者像是沒有注意到這種舉動似的。他，具着非常的冷靜，向下士說：

——我的親愛的剛巴，我不能走路啦；你得把我抬到城裏去啊。

——你方纔比鹿跑得還快呢，那殘酷的勝利者應聲說；可是你放心好啦；我可以一下子把你捉住了，叫我背你走一里路我都不累啊。可是，我的伙計，我們現在用樹枝和您的斗蓬作個担架好啦。在克列斯波利的田莊裏有馬。

——好啦，那被擒者說；你在担架上放一點乾草啊，叫我睡得舒服點啊。

在兵們正忙着，有的用栗樹枝做担架，有的用綁帶綁姜芮特傷的時候，瑪提歐和他的妻子，在通到雜木林的小路的轉灣處，突然間，現露出來了。那女人，背着一大口袋的粟子，彎着腰很費力地，往前走，同時，他的男人，只一隻槍在手拿着，又一隻由背皮在肩上背着，取着很泰然的態度；因為男人在他的武器以外背着別的東西是可恥的。

歐見了那些兵，瑪提歐一想就以為是來捉他來了。是為什麼那樣想呢？瑪提歐他是同法權有糾葛麼？不。他是享有一種很好的名譽的。他，人承認，是名譽很好的人。可是，他是山居的寇西迦人。山居的寇西迦人，要退往溯源，是沒有幾個沒多少犯過罪的，譬如，有的用槍打人，有的用刀傷人，還有的是因為一點小事。然而，瑪提歐，與人不同，具有着清白的良心；因為從十年以來，他就沒拿他的槍口對過一個人；但，他是非常地小心謹慎，而，以備萬一之時，可以善為防禦，他把他的姿勢比好了。

——咳！他向鳩細泊說，放下你的口袋，準備好。

她立刻就聽從了。他把他用背帶背着的那隻槍遞給了她，因那隻槍是會害他的事的。他把他在手裏拿着的那隻槍端好，而，沿着列在路的兩旁的樹木，慢慢地，向着他的宅子，前進了。他準備，如果對方露出一點敵意，就跑在最粗的大樹的後邊，藏起來，開槍。他的妻子跟在他後邊走，拿着替換用的那桿槍和子彈袋子。在戰鬥之際，良妻的事情，就是給他男人替換槍。

在對方，下士，看見瑪提歐，這樣地，一步一步地，端着槍，手指放在勾死鬼上，走向前來，也非常地慌了。

——如果萬一，他想，瑪提歐是姜芮特的親戚，或是他的朋友，而他想要保護他的時候，他那兩桿槍的槍子兒，要，像郵出去的一封信似地準當，打住我們兩個啦，若是他不管是不是親戚描準了我啊！……

在這種摸不着頭緒之中，他下了很勇敢的決心了，就是，他，像一個舊朋友似

地與他接近，像告訴他什麼事情似地，一個人闖上去了。但是把他和瑪提歐隔開的那個短的距離，在他覺得，像是非常地長了。

——哎！哎！老朋友，他喊，您好啊？是我啊，是剛巴哎，是你的老表哎。

瑪提歐，一言未答，站住了。對方趕着說話，他趕着把他的槍口慢慢地抬高起來，所以，在下士同他到一起的時候，他的鎗口已指向天空了。

——好啊，大哥，下士，一邊向他伸手，一邊說，好久我沒有看見你啦。

——你好啊，大哥。

——我是順路來給你請安，連給我表姊斐泊請安。今天我們路走得太多啦。可是我們沒有白耐累。今天我們作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了。我們把姜芮特·散壁葉螺捉住了。

——讚美上帝！鳩細泊喊道。上個禮拜他把我們的乳山羊給偷去了。

這兩句令剛巴很歡喜。

——太可憐啦！瑪提歐說，他沒有飯吃啊。

——那個傢伙像獅子似地抵抗啊，下士有點不過意的樣子，趕着往下說；他打死了我的一位弟兄，他，猶以爲不足，把伍長夏爾東的胳膊又給打斷了。那沒什麼緊，那是一個法蘭西人啊……以後，他藏得堅堅實實地，就是鬼都找不到他啊。若不是小佛求那圖，我怎的也不會找到他的啊。

——佛求那圖！瑪提歐喊道。

——佛求那圖！瑪提歐又重念道。

——是的，姜芮特藏那裏的草堆裏頭啦；可是我的小表弟把他的詭計告訴我啦。等我遇到作迎波羅勒他的叔叔時給他說一聲，叫他送的一種好禮物來獎勵獎勵他的勞苦。他的名字和你的名字，在我上檢查官的報告上，待我都給你們添上。

——真他媽的！瑪提歐低低地說。

他們到了軍隊的那裏了。姜芮特已經躺在担架上要出發了。但當他看見瑪提歐

同着鳩細泊一同來到的時候，他作出一種奇怪的微笑，微笑了。隨即轉過身向着那家宅的門口，他在門口上吐口水。一邊說：

——背叛者的家宅！

只有決心要死的人才敢把背叛者這兩字眼加在瑪提歐的身上的。用小刀子一植，連第二回都不用，滿可以立刻就將這種侮給報復的。然而，瑪提歐，像一個失意的人似地，除了把手放在額頭上而外，再沒有別的動作了。

佛求那圖歐見他父親到來，進到房子裏去了。他馬上拿着一茶杯牛奶又出來了。低着頭他把那杯牛奶拿給姜芮特。

——離我遠點！山賊，用一種迅雷般的聲音，向他喊道。

隨後，轉過身向一個兵說：

——朋友，給我點水嗑啜。

那兵把他的水筒放到他的手中，山賊現在嗑了同他交過槍的那個人的水了。隨

後，他請求人把他的雙手給縛在胸前，不要縛在背後。

——我喜歡，他說，舒舒服服地躺着。

人急忙就滿足了他的要求了，隨即，下士發出了出發的號令，向瑪提歐告了別。但瑪提歐連理都未有理。隨後，兵士們向平原走下去了。

過了十分鐘，瑪提歐才開口了。小孩子，用一種不安的眼睛，有時瞅着他的母親，有時瞅見他的父親。他的父親，拄着槍，具着一種憤恨交集的表情在睨視着他。

——你起首作的很對呀！瑪提歐終於說了。他的聲音是非常地平靜，但，對於知道他的爲人的人們，那可是非常可怕的了。

——父親。小孩子，滿眼是淚，走向前來，好像要給他下跪似地，喊道。

可是，瑪提歐向他嚷：

——滾一邊去！

小孩子，在離他的父親五六步遠的地方，停步了，待着不動彈，嗚咽起來了。
鳩細泊走向前來。她瞅出來從佛求那圖的襯衣露出頭來的表鍊子了。

——誰給你的這隻表？她用一種嚴厲的聲調問：

——下士大哥。

法勒功芮捉住了那表，使勁地把他扔在一塊石頭上，他把牠碎成齏粉了。

——哎，他說，這孩子是我的麼？

鳩細泊的淺黑色的頰變成紅磚一樣了。

——你說什麼，瑪提歐？你知道你說的是什麼話呀？

——哎，這個孩子是他族類中的作背叛事情的頭一個啊。

佛求那圖的啜泣抽打的聲音越法加大了，但法勒功芮把他那小猫般的眼睛仍是釘着他。隨後，他用他的槍把子頓地。隨即，他又把槍扔到肩上，又就了到雜木林的路徑了。他一邊向佛求那圖喊着，叫他跟他去。小孩子聽命了。

鳩細泊跟在瑪提歐的後邊跑着，拉他的胳膊。

——這是你的兒子啊，她，一邊用着她那雙黑眼釘着她丈夫的雙眼，如同是細察在他的心靈中所經過的事情似地，一邊用一種顫慄的聲音向他說。

——放開我，瑪提歐回答；我是他的父親啊。

鳩細泊把她的兒子擁抱了一下，哭着進到她的小房裏去了。她跪在一幅聖母像的前邊，熱心地祈禱。這時，瑪提歐已在小徑裏走了兩百步了，而到了坡下去的一個小的窪溝裏才站住了。他用他的槍把子掘地，他看出來那裏是軟而易掘的。那個地點他覺得適宜於他的計劃了。

——佛求那圖，到那塊大石頭後邊去。

那孩子照着他所吩咐地作了，隨即，跪下了。

——讀你的禱告。

——父親，父親，別弄死我呀。

——讀你的禱告罷！瑪提歐用一種可怕的聲音又說。

小孩子，一邊哭着，用小聲，背了 *Pater* 和 *Credo* 那兩篇禱文。父親，用一種很用勁的聲音，在每個禱文之終，都回答了一聲阿門！

——你只會這兩段禱文麼？

——父親，我還會 *Ave Maria* 和我姑每教給我的那些讚美歌。

——那太長啦，不要緊，背罷。

小孩子，用一種要斷氣的聲音，把禱文讀完了。

——你完了麼？

——啊，父親，開恩啊！請您饒我啊！我再不那樣啦！我要盡力央求作隊長的我那表哥叫他把我放了好啦！

他還說着；瑪提歐就舉起他的槍來，照他對準了，說：

——叫上帝饒恕你好啦！

小孩子作了最後的努力想站起來抱他父親的膝；可是時間已來不及了。瑪提歐發了槍，而佛求那圖就直挺挺地死了。

連屍骸都未有瞅，瑪提歐就上了歸宅的路徑，去找一把鋤來埋葬他的兒子了。他沒走有幾步，他就碰見了那個被槍聲驚得跑來的鵬細泊了。

——你作什麼啦？她喊道。

——制裁。

——他在哪兒呢？

——在那窪溝里呢。待我葬埋他，他是以基督徒的樣子而死的；待我給他唱遍彌撒。叫人去告訴我們的女婿提歐得羅·畢昂其，叫他來跟我們往來好啦。

一九二九年作

原註：

註1. 畢樓諾 (Pione)

註2. 迦波羅勒 (Caporal) 是，昔日，薩西迦的公社起反抗封建諸侯時，所推戴的首領。現在對一畢野府 (Pieve) 或一州，由財產，親戚關係，交往關係的原故，有勢力，而執行實際上的官長的職務者，人有時亦以此名呼之。薩西迦人，按着往昔的習慣，分爲階級；縉紳 [有的是馬尼非克 (Magnifici) 有的] 有的是西羅利 (Signori)，迦波羅勒，公民，貧民，和異國人是也。

註3. 山賊 (Banditi) 這個字是與失業者 (Prosci) 同意義。

註4. 這是不幾年前由總督府所募的軍隊，是和憲兵同負維持治安之責任的。

註5. 模範軍的制服，在當時，是一種飾黃領掌的茶褐色的衣服。

註6. 一種兼作子藥囊和錢夾的皮帶。

註7. Perché me c'era

註8. I Buon Giorno fratello, 是薩西迦人日常的問候語。

里拉丹：不要弄錯了

傳小者作

里拉丹 (Villiers de Lisle Adam) (1840-1889) 是一個反對資本主義的作家。他的作品到處是流露着反資本主義的聲音。對於實證主義的哲學，對於資產階級的社會學，對於資產階級御用的民主政治，他不遺餘力地攻擊牠。他要自由的生活，他是要用他的藝術作破壞歐洲全都市的武器的。

由他的反資本主義的立場，他作了他的小說「未來的夏娃」(L'Ève future)、『殘酷故事』(Contes Cruels)、『新殘酷故事』(Nouveaux Contes Cruels)、劇『阿克亞爾』(Acte)。他這些小說全是以一種詛咒的聲音，一種惡魔的精神寫的。具有浪漫派象徵派和高蹈派彩色的他這些作品，是令人想起波特黎爾 (Ch. Baudelaire) 的。

但一方里拉丹是反對資本主義。而在他方，他是比資本主義更爲反動的。他所看見的，不是資本主義發達所生的新的矛盾，他所感到的，乃是在新的社會下的舊的階級的不好生活。他是貴族的，他的貴族傾向當然是反動的。他所要求的自由，只是貴族階級的自由罷了。總之，他是一個反社會的勃西米亞式的貴族。

呈亨利·得·博尼葉先生。

把她們的陰間的矚子投射到不知哪裏。

波多萊爾

十一月的一個陰沉的早晨，我急步地順着河岸走下來。一片冷的霧雨浸濕了大氣。往來的黑色的人影，被畸形的傘遮着，如織地往來着。

成了黃色的賽惱河搬運着牠那些巨大的黃金虫般的貨船。在橋上，風狂暴地吹着帽子，帽子的所有者，作着各種醜態陋姿以與空筒相爭抗，那種情景是叫藝術家所不忍目睹的。

我的心思是蒼白的，是烟霧朦朧的；前晚承諾了的事務的會合占了我的心，把我的想像力給弄亂了。時間促迫了。我因想到某處大門洞裏避一避雨，在那裏招呼馬車是會較方便的。

恰在那時，我瞅見了，在我的緊旁邊，有一座像布爾喬亞住的，方形的房子的門口。

那座房子，如同一個石頭幽靈似地，在霧裏聳立着，雖他的樣式嚴冷，他被陰氣的，誘起幻想的烟雨所包圍着，我一見就覺出他作懇切迎客的一種神情，我的心因之澄淨下去了。

——一定是，我心裏說，到此地來的客人，都是隱者！——這個門口招人停在這裏；門是不開啊？

於是，很有禮貌地，帶着滿足的神情，手拿着帽子，——一邊想着給宅主婦唱一首戀歌——我，微笑着，進去了，我，在目前，遇到了一間玻璃屋頂的大廳，從

屋頂上射下來鉛色的光線。

柱子下掛着衣服，圍巾，帽子。

大理石的筴子擺列在各處。

好幾個人，伸着大腿，揚着頭，眼凝視着，着實的神情，瞅着像是在沉想似的。

而他們的眼睛是沒思想的，他的臉是當日的天空一般的顏色。

有打開着的紙夾子，展開着的紙，在每人旁邊。

起初我期待對我會作特別的招待的那個女主人，我當時認識出來，她就是『死』了。

我打量那些客人。

果然，在那大廳待着的那些人，差不多都是，爲得避實生活的煩慮，殺了自己的肉體，而希望那樣多少得一點幸運的。

當我傾聽按在牆上的，爲得每日澆那些必死的形骸的，真鑰龍頭的聲響，我房見有馬車的輪轉聲了。車站在那所房子的前邊。我想起來那些實業家在等着我呢。我因轉過來要利用好的機會去了。

馬車，果然，在那所房子的門口，吐出來一些元氣勃勃的中學生，他們是想要目睹着死才去相信死的。

我乘上了那個空馬車，我向御者說：

——歐貝拉夾道。

待一會兒，到了大街上的時候，四外用房子圍着，天空像是更沈鬱了。骸骨一般的，落葉的矮樹，像是，用牠們的黑色的小枝，給半在夢境的警查，漠然地，指路行人似的。

馬車急走着。

行人，從窗戶看，令我覺着像是流水似的。

一到了目的地，我就跳到步道上，進到擠着好些面帶憂慮的人們的夾道裏了。在夾道的一端，我瞅見，正對着我，是一個咖啡店的門口。那個咖啡店——現今，被那場有名的火災給燒毀了（因人生是一場夢啊）——是在一個方屋頂的，陰鬱的倉房樣的夾道的深處人所不注意的地方的。從上邊玻璃上落下來如雨滴把蒼白的陽光弄得更發暗了。

——那些實業家，是在這裏，手托着杯，目光灼灼，輕蔑着運命，等着我呢！

我想道。

我於是轉動門軸，進在前面的大廳裏，從屋頂的玻璃上落射下來鉛色的光線。柱子上掛着衣服，圍巾，帽子。

大理石的棹子擺列在各處。

好幾個人，伸着大腿，揚着頭，眼凝視着，着實的神情，瞅着像是在沈思似的。

而他們的臉是當日天空一般的顏色，他們的眼睛是沒有思想的。

有打開着的紙夾子，展開着的紙，在每人旁邊。

我打量着那些人。

果然，在那大廳裏待着的那些人，差不多都是，爲得避那忍受不住的良心的煩惱，殺了自己的『靈魂』，而希望那樣多少得一點幸福的。

當我傾着按在牆上的，爲得每日澆那些必死的形骸的真鑰龍頭的聲響，馬車的車輪的聲響又令我在頭裏想起來了。

——一定是，我心裏想，那個車夫走來走去得了神經麻痺症，繞了幾圈，又一下子把我拉到原地方了罷？——然而，我明說罷（就是錯了也罷），第二次的目擊是比第一次是更爲兇險的！

於是我靜靜地關上了那玻璃門，又回到家裏來了，——下了十二分決心，拋棄世上的通例——無論我會遇見什麼事情——再永遠不去弄實業了。

莫泊桑：
毛郎那個公豬

傳 小 者 作

莫泊桑(Guy De Maupassant 1850-1893)是福羅貝爾的弟子，是法國一個最大的短篇小說家。他是用客觀的態度寫當時的布爾喬亞社會的。

他的出世作『羊脂球』(Boule De Suif 1880)，是已表出來了他的精細的調查，正確的描寫的本領的。他的短篇小說中，表露出來布爾喬亞社會中的各種人物的樣子。農人，職工，商人，學生，嫖妓，少女，下層民衆，他一一地真實地給再現出來。他的短篇小說爲數甚多。如『柏蘭先生』，『飛飛小題』，『羅得利姊妹』，『哈利文特小姐』，等等短篇，都是他的傑作。

他在短篇之外，更有長篇『我們的心』(Notre Coeur)，『女人之一生』(Une Vie)，『小伯爵』(Bel Ami)，『德得與特翰』(Pierre Et Jean)等。他的紀行文有『水上』等。

他的觀察，是越用越銳利起來的。他在他的好的作品中，由於他的銳利的觀察的結果，布爾喬亞社會的各種罪惡，因能如實地暴露出來。他的小說可以說是醜惡的布爾喬亞社會的一個寫真，可以說是當代的風俗史。

他用單純的，講故事的形式，講出社會中的千奇萬怪的現象，所以，他的小说是非常令人感興趣的。

——哎，朋友，我向拉巴泊說，你又向我提『毛郎那個公豬』這幾個字。我聽見人講到毛郎，總拿他當『公豬』替，他媽拉巴子，這是怎麼回事呀？

現在已當上了衆議員的。拉巴泊瞪着他那鴉鶻般的大眼睛，瞅着我。——怎麼，你不知道毛郎的歷史啊，你不是拉·魯塞勒的人啊？

我說我不知道毛郎的歷史。於是，拉巴泊，擦了擦他的雙手，講起他的故事來了。

——你認識毛郎罷，是不是，你記得拉·魯塞勒河岸上的他那間大雜貨店罷？

——是的，不錯的。

——那麼，請你要知道，在一千八百六十二年或者是三年，毛郎來到巴黎住過兩個禮拜啊。他藉口是辦貨，但他目的是吃喝玩樂啊。對於一個外省的買賣人，在巴黎住上半個月，是怎麼回事，那你是知道的。那把你的血都給燃燒起來了。天天晚上，看戲，同娘們們擦來擦去，不住地使你的精神興奮。你簡直要發瘋。舉目一望，盡是他媽的那些穿着貼身衣服的舞女，那些赤胸露頸腿肥肩的女戲子，那不用你去摸，不用你去碰，就給你送到手底下來啦。也不過吃一兩回便宜的嘴就是了。那你走開時，你還是心蕩神逸着，還是渴想着那把你嘴唇刺得直癢的接吻。毛郎，在買票搭晚八點四十分快車到拉·魯塞勒的時候，也是那種情形。他在歐利央鐵路的大普通候車室，走來走去，滿懷的感慨和煩亂。而突然他在一個同老婦接吻的少婦前邊一下子站住了。那少婦掀起了她的面帷，而毛郎一見入神，喃喃地說：「喂，小娘們真漂亮啊！」

那少婦同老婦人告別之後，就進了候車室，而毛郎跟在她後面；她隨進了月台，而毛郎還是跟着她；隨後，她上了一輛空車，而毛郎照舊跟着她。

快車裏沒有幾個客人。火車頭拉笛了。車開了。車箱裏只有他們兩個人。

毛郎用眼睛釘着她。她瞅着有二十來歲；她金絲髮，大高個兒，很豪放的樣子。她在她大腿上圍上了一條旅行氈子，躺在氈子上睡下了。

毛郎心裏問：『她是什麼人呢？』他心裏，猜度過來猜度過去，打算過來打算過去。他心裏說：『人講在火車裏是有好些奇遇的。這回大概是臨到我的頭上啦。誰知道呢？幸運來的真是快呀！大概我放起胆子來就行啦。丹東不是說過麼：『大胆，大胆，永遠要大胆！』那不是丹東說的，就是米拉保說的。總而言之，誰說的都好。那的確不錯，可是我沒有胆啊，真禽蛋！若人知道，人會猜出來人的心麼！我敢斷言，在不知不覺之中，人天天是在好機會的傍邊過。可是，只要她作出一種舉動向我表示她求之不得啊……』

於是他沒想起來使他得占勝利的這眼來了。他想像着他同她作出騎士的風格，他獻給她一些小慫慂，他向她作一段熱烈的，豪放的談話，最後向她作一段宣言，終於向她說……說你所想的那件事情。

然而夜如流水似的過着，在毛郎默想着他的失敗時，那個好看的孩子仍在睡着。天亮了。馬上太陽投射出了他的最初的光線，一道從天邊來的淡的光線。那一道光線照在那睡美人的溫柔的臉上了。

她醒了，坐起來，瞅了瞅鄉間景物，瞅了瞅毛郎，隨着微笑了。她，如一個辛 爾 的 女 人 似 地，具着一種引人愉快的神情，微笑了一下。毛郎戰慄了。毫無疑義地，那一種微笑，是對他發的。那的確是一種慎重的請求，是他所期待着的那種夢想過的表示。那種微笑，意思是說：「您真是混蛋，您真是傻瓜，您真是蠢，您在您那座位，直挺挺地如一根樅子地，從昨晚直坐到現在啊。」

「啊，瞅我呀，我不是很嬌媚麼？您整夜地坐在那兒，您面對着一個這麼漂亮

的娘們，慫動都沒敢動呀，真是個傢伙。」

她瞅着他老是微笑；她並且開始大笑起來；他迷昏了，他想說一句應時的字眼，一句恭維話，不管什麼說上幾句。可是，一句話也想不起來，一句話都沒有了。於是，他被一種懦漢的胆子給制住了，他因想：『舍及巴蛋，捨出去罷；』而猛然間，連注意都未有叫人注意，他往前一闖，伸出手去，吧着嘴唇，把她夾到胳膊裏，抱住了。

一跳她站起來了。她喊叫『救命』，她吓着拚命喊起來了。隨後，她打開了車門。她吓傻了，她想要往下跳，在這時張皇失措的毛郎，知道了她要跳下車去，因捉住她的裙子結巴着說：『馬丹……啊！……馬丹。』

火車慢起來，停住了。兩個工人向着那少婦的絕望的表示，急急地跑來。那少婦因跌在他們的胳膊裏，一邊吃吃說：『這位先生要……要……把我……把我……』隨後，她就沒氣了。

那是在茂塞站上。當場的憲兵就把毛郎捉住了。

在暴行的犧牲者又回復了知覺的時候，她因作出了她的聲訴。官廳取了口供。那可憐的商人到晚上才得回到家，以公然侵害善良風俗罪，靜待查辦。

(11)

我當時是沙朗圖導報的總編輯，我每天是在商業咖啡店裏碰得見毛郎的。

在他那段奇遇的翌日，他，不知怎辦好，因來找我來了。我沒有向他藏起來我的意見。我向他說：『你真是一隻公豬。誰都不那樣幹的。』

他哭了；他老婆把他捶了；而他眼睜着他的買賣倒台了，他的名譽掃地了，他的朋友們氣得也不同他打招呼了。他最好叫我可憐他，我有一個同事，叫作李偉，是一個好嘲罵人的，足智多謀的矮子。我因找來他給他作顧問。

他託我去見檢查官。檢查官是我的朋友。我把毛郎打發回家，我去見那司法官去了。

我知道了那位被凌辱的女人是叫作字列特·班茵小姐的一個年青姑娘。她是最近在巴黎領到小學教員證書的。她無父無母，是到她的姑父母家裏過假期的。她的叔父母是茂塞地方的正經的小市民。

使毛郎的案件成爲嚴重的，就是女人的姑父提了抗訴。法官答應說，如果抗訴可以撤回的話，案子就可以了下去了。是得叫抗訴撤消才行。

我到了毛郎的家裏。我見他躺在床裏，刺激和悔恨把他攻病了。他的老婆是骨架粗大微具口髭的女丈夫。她不住地虐待他。她把我引到房間裏，衝着我的臉嚷：

『您來看毛郎那個公猪來啦？哎，在那兒呢，那個傢伙！』

而她，雙拳放在臀部上，直挺挺地樹在床前了。我訴說那種情形。他央求去到那家裏去。那種使命是很困難的。然而我承諾了。那位可憐的鬼，不住地重念說：

我老實跟您說，我並沒有同她接吻啊，啊，並沒有啊。我同你起誓！」

我回答說：「反正，你就是一個公豬。」我收了他送給我叫我隨時使用的那三千個法郎。

然而，我是不想一個人冒險到她的親屬的家裏的，我請李偉陪我去。他同意了，但他要立刻就去。因為次日下午他在拉。魯塞勒有一件要緊的事。

而，兩小時之後，我們就按了一座闊氣的鄉間宅舍的門鈴了。一個美貌的少女來給我們開門。那定然是她了。我低低聲向李偉說：「他媽的，我現在才明白了毛郎。」

她姑夫，董諾禮先生，正正是導報的一個讀者。他是我們的熱心的政治同志。他非常地歡迎我們。他慶賀我們，祝福我們，同我們握手。他所讀的日報的兩個編輯，到了他家裏來，是令他不勝感激的。李偉向我打耳語：「我相信毛郎那個公豬的那件事我們可以給他辦好的。」

姪女兒走遠了；我因談到那複雜的問題了。我激論那作獸行的妖精。我提到那少女，在把事情閑曠出去之後，所要受的那不可避免的名譽損失，因為傍人決不相信是僅僅接一下吻的。

那個老頭子像是不能決定似的。而沒有他的女人，他是一點都不能決定的。他老婆得很晚地才能回來。突然間，他作出了一聲勝利的叫喊：『哎，我有一個很好的意見。我留你們二位在此地待下。你們在這兒吃飯，在這兒過夜，等我的女人回來，我希望我們互相商量一下。』

李偉不肯；可是，要把毛郎那個公豬給弄停妥的那個慾求使他決定了，於是我們承受那約請了。

姑夫欣然地站起來，呼喚過來他的姪女，而向我們提議到他的田產裏散一散步，一邊說：『正事晚上再談。』

李偉同他談起政治來了。我呢，我頃刻間就落在他們後邊的數步之外，同那少

女並肩了。那個少女真是嬌媚，真是嬌媚啊！

非常細心地，我起始同她談她那種遭遇，我目的是想找她作我的一個幫手的。但她是一點都不露羞慚的樣子；她作出一個很好勝的人的樣子聽着我。

我同她說：『請您想一想，小姐，您將來打厭的事情多啦。您得出廳，您得受人的惡目相視，您得當着大眾說話，您得向衆人講述車中的那段慘劇。我們說句私話，您當時什麼都不說，您不叫喊工人們，把那個傻傢伙扔在那兒，不是好多了麼？您換一換車不是就行了麼？』

她笑起來了。『您說的話是當真不錯的。可是您想叫我怎麼辦呢？我害怕了。人一害了怕，是什麼都不會想了。我知道了是那麽種情景之後，我很後悔我喊了出來；可是，悔之晚了。請您也想一想，他那個傻傢伙，一個瘋子似的，一句話都不說，傻呵呵臉，就闖到我身上來了。我真不知道他是幹什麼。』

她，毫不爲難毫不發怯地，瞅着我的臉，我心裏：『這個丫頭，真是豪放呀！

我曉得啦，毛郎那個公猪是上了當了。」

我同她開玩笑說：「哎，小姐，請您聲明他是可饒恕的。因為，無論怎麼說，對着像您這樣的一個漂亮的人兒，誰都是想很合法地擁抱一下的。」

她大笑起來，她的牙齒都露出來了。「在想和作之間，是得給敬意留一個餘地啊。」

這句話雖然是不明顯，但是很可笑的。我猛然地問：「哎，若是我抱你呢，現在，若是我抱你呢，您怎麼辦呢？」

她站住，把我從頭到腳瞅了一遍，隨即靜靜地說：「啊，您啊，那不同了。」
我是很知道的，她媽的，那是底確不同。「在全省裏，人是稱我作『漂亮的拉巴泊』。那時，我是三十歲。但我問道：『是爲什麼呢？』」

她聳了聳肩，回答說：「唉！因爲您沒有他那樣蠢。」隨後，她把我端相了一陣，接着說：「也不那樣醜！」

沒等她能動開躲我的時候，我就在她的頰上親了一下。她向傍邊跳，但已來不及了。隨即，她說：「哎！您呀，您也是真不客氣。可是別再開玩笑啦！」

我作出一種謙遜的神情，而我低聲說：「啊！小姐！若是我啊，遇毛郎這樣的案件，我就要出廳啦！」

她反過來問我：「爲什麼？」我很嚴肅地瞅入她眼的深處。「因爲您是世上頂漂亮的人兒之一；向您加凌辱，對我是一種持許，一種頭銜，一種光榮啊。因爲，瞧見了您，人就該說啦：『哎，拉巴泊沒有捉到送到他跟前的便宜，但究竟他算是走運。』」

她從心地又笑起來了。

「您是開玩笑啊？」她沒說完「開玩笑」那個字呢，我就展開胳膊把她抱過來了。我碰到哪塊兒，我就拚命地吻哪塊兒。她的頭髮上，額頭上，眼睛上，有時在她嘴上，她的頰上，她的全頭上，她蓋蓋上這一塊兒，但她總是不得不露出那塊的。

最後，她，滿面通紅，被收拾得個夠受，脫開了。『先生，您真粗野，我聽你話，真令我失悔。』

我拉她的手，微具着慚愧，吃吃地說『小姐，請您原諒，請您原諒。我把你收拾啦；我真是野蠻啦！您不要惱恨我啊。若是您知道我啊？』我想謝罪，但想不出謝罪的話來。

過了一會，她說：『先生，我什麼都不要知道了。』

但我找到了；我嚷道：『小姐，我愛慕妳，到現在已有了一年了。』

她是認真地驚訝了。她又抬起了她的眼睛。我接着又說：『哎，小姐，您聽我說。我不認識毛郎啊，我從心看不起他。他入獄也罷，出廳也罷，那與我沒什麼關係。我，去年，在此地，曾看見過您；您那時是在那柵欄前邊待着。我一眼見您，就魂飛天外了，以後，您的印象就永存在我心上。您相信也好，不相信我也好，沒什麼要緊。我覺你是可崇拜的；您總是使我懷念你；我想再見你；我假借毛

「那個蠢的事情因捉到了機會了；現在我到這兒了。這些契絲，令我過了限度；請原諒我，我請求您，請您原諒我。」

她在我眼睛裏窺視着那是真情，想又作微笑；隨即，她喃喃說：「吹牛皮！」我舉起手來，用一種誠懇的（我都覺得是很誠懇的）調子，說：「我向天起誓，我是沒撒謊的。」

她簡潔地說：「我們往前走罷！」

剩我們自己了，是只剩我們自己了。李偉和少女的姑夫在蜿蜒的小路裏不見了。我緊抱着她，吻着她的手指，向她作出長時間的溫和的真情的宣言。她聽我那片話是如同聽有趣的新聞似的，她沒有介意那足否憑信。

最末，我覺得不安，我想到我方才說的話語。我臉色蒼白，呼吸發窒，渾身哆嗦了；隨後，慢慢地，我捉過她的腰來。

我在她耳邊的捲髮裏，向她低聲說話。她出神有好久的工夫，像是死了一樣。

隨即，她的手碰在我的手上，把我的手握住了。我慢慢地抱着了她，我哆哆嗦嗦的抱着，但是越抱越使勁。她一點都不動了；我用我的嘴撞她的頰；突然，我的嘴不期地就同她的嘴遇在一起了。吻了很久很久。我滿可以再多吻一會兒，若不是我聽見有『哼，哼』之聲在我後邊數步之外的話。

她穿過叢林跑下去了。我轉回身，我看見李偉來會我來了。

他站在道中央，笑都未有笑，向我說：『毛郎那個公豬那件事您給弄得怎樣啦？』

我呆痴地回答說：『各盡所能啊，老兄。姑夫怎樣？您得到什麼結果啊？姪女這方面我負責。』

李偉說：『我對姑夫是不怎麼樂觀。』

於是，我拉着他的手回去了。

那頓晚餐使我心神迷了。我坐在她旁邊；我的手在禱布下邊不住地放在她的手上。我的腳壓着她的腳，我們的視線交在一起，混在一起了。

飯後，我們在月下散了一回步。我把昇在我心頭上的一切的情愛都低聲地講給她。我緊緊地把她挾住，不住地接吻，用她的嘴唇浸潤我的嘴唇。在我們前邊，姑夫和李偉在談論着。他的影子，沉重地，在他們身後的沙地中移動着。

我們回去了。頃刻，電報差送來了一封她姑母的來電。電報裏說她明早七時第一次車才能回來。

姑夫說：『哎，亨列特，你領這二位先生到他們的臥房裏去好啦。』我們同那個老頭子握手，我們就上樓啦。她先引我們到了李偉的房間裏。而李偉同我打耳語說：『就是她先把我們領到你那房間也不會有危險啊。』隨後，她引我到我的床前。

等剩她和我獨自在那裏的時候，我又把她捉到我的胳膊裏，試着去昏惑她的理智，制止她的抵抗。但，當她覺着快要氣絕的時候，她就逃掉了。

我，很不痛快，很煩亂，很不可意思地，鑽在被窩裏。我深知道我不會入睡，我想我所做的真是蠢笨，而在那時，有人輕輕地把門敲了一下。

我問：『是誰呀？』

一種輕輕的語音回答說：『我。』

我趕快穿上了衣裳；她進來了。她說：『我忘了問您明朝吃什麼：是咕咕，是咖啡，是紅茶？』

我性急地把她抱住，拚命地弄她，吃吃地說：『我吃……我吃……我吃……』

但，她從我的胳膊裏溜出去，吹滅了燈，走掉了。

我自己一個人憤憤地待在黑暗中。我想找洋火，但是未有找到。最後，我找到了。半瘋似地，手托着臘燭，我出到走廊裏頭去了。

我是要幹什麼呢？我已不能去想了；我是想找她；我是心裏想她。毫無反省地，我走了幾步。隨即，我猛然間想道：『可是若是我進到她姑夫的房間裏呢？那我說什麼好啊！……』而我待在那不動了，腦袋空了，心跳動了。過了一陣，我得到答覆了：『禽！我就說我找李偉的房間，想同他商量一件要事。』

我因着手去察看各个的房間，用盡力量去尋求着哪一個門是她的。但是，找不出頭緒來。偶然，我捉住一個門把手，把它轉了一下。我開門，進了去：『亨列特，坐在她的床上，愕異地，瞅着我。』

於是我輕輕地扣上了門栓；蹣着腳，走向前去，我向她說：『小姐，我忘了向你找看的書了。』她掙扎；可是我馬上掀開我所要讀的那本書啦。那本書的名子我是不說出來的。那是一本極妙的小說，是一本最神聖的詩。

翻過去頭一篇，她就任我隨意流覽了。我翻閱好幾張，我們的臘燭因全用完了。

隨即，在向她致了謝之後，我就潛行地回到我的房間，那時，突然一隻手把我攔住，一種聲音，是李偉的聲音，嚶嚶地向我的鼻子說：「毛郎那公猪的那件事您還沒給弄完啊？」

到早晨七點鐘，她端給我一杯朱古拉。我從未嘗過那麼好的朱古拉。油油的，滑滑的，又香，又醉人，那杯朱古拉，真是耍人命使。我是沒法子叫我的嘴唇離開那美妙的杯沿的。

那少女剛一出去，李偉就跑進來了。她有一點興奮，如同一個沒大睡好的人似地激昂着。他用一種很不高興的聲調說：「若是你這樣幹下去啊，你要知道，你結果是要把毛郎那個公猪的事情給弄糟了的喲。」

八點鐘，姑母到了。討論費的時間很短。那幾位正直人是要撤回他們的抗訴的。而我將以五百法郎給當地方的窮人。

當時，他們留我們在那裏再待一天。他們並且要組織一個小旅行隊去參觀古蹟

傳 小 者 作

勒那爾(Jules Renard) (1864-1910)，是一個別具作風的小說家。他是一個寫鄉土生活的作家。他的代表作是『葡萄田裏的葡萄栽培者』(Le Vigneron dans sa Vigne)、『紅毛』(Poil de Carotte)，『博物誌』(Histoires Naturelles)等。他所寫的是鄉村的樸素的生活，他的人物都是有貴族性的鄉紳。他用一種輕的諷刺，銳敏的感受性，寫鄉下人的鬥粉，他那種細的心理解剖，以及微妙的心境的寫，他那種單純，素樸，是他的作品成了一種印象派的散文詩。

他嫌惡人世，崇愛自然。他的作品中的人物，都是在人間受壓迫，由得到自然的安慰而活下去的厭世者。他，在避一點，則是逃避的，是反社會的孤獨者了。

今天他一定是要結婚了。

那應當是在昨天。穿着禮服，他已準備好了。他只等着他的未婚妻呢。她未有來。她是不會遲延的了。

得意揚揚地，他具着一種印度王子的儀表，散着步。在他身上帶着慣例上的豐富的禮物。愛情使他的彩色加倍生輝，他的冠子如一個七絃琴似地顫動着。

未婚妻未有來。

他昇到屋頂上，望着太陽那邊，他放出來他的惡魔的叫聲：

里昂，里昂！

他是如此地呼他的未婚妻的。他沒嚇見有什麼東西來，也沒有人答應他。家禽等見慣了，連頭抬都未有抬。她們讚美他讚美得膩煩了。他又走下了院心。他對誰都不能怨恨。他相信那是很漂亮的。

他的結婚式要在明天了。

不知道把那天以後的時間怎麼過，他向着台階子那方面走下去了。他，邁着官樣的步兒，上廟宇的台階似地，走上了台階子。

他抬起他的尾巴來。他的尾巴，叫釘釘地瞅着他的眼睛覺得是很笨重的。

他又把儀式溫習了一遍。

癩娃

從右頭生出來，他住在石頭下邊，而在那裏是要挖一個墓穴的。

我常常看他去，而每次我啓開他的石頭，我恐怕把他遇見，又恐怕他已不在那

兒。

他在那兒呢。

藏在那乾燥的，清淨的，狹小的，只他一個人好住的居所裏，他把那裏給占滿了，那脹得像守錢奴的錢袋似的。

下雨把他弄出來的時候，他就到我前邊了。笨笨呵呵地跳了幾跳，他就蹲住，瞪着發紅了的眼睛瞅着我。

若是不講理的社會拿他當作癩病者待，那我就毫無忌憚地蹲在他旁邊，把我的臉貼在他的臉上。

隨即，我就要把我那一點不痛快往下壓一壓，我就要摸摸你的手啦，癩蛙！使心裏很不痛快的東西，人一生是吞了不知有多少。

然而，昨天，我大失敗了。他那些破了的瘡子，都發酵了，出膿了。

——我的可憐的朋友，我同他說，我是不想叫你難過的，可是，他媽拉的，你

我瞅到籬笆跟前，我從上往下瞅。

我瞅着像是一隻鳥的脖子在樹蔭裏聳起來。馬上，我的心的悸動越法加速了。在草棵裏，不是鷓鴣是什麼呢？母親，聽見我來，比了一個常用的噤號，使他們都伏在地上了。她自己也把身子低下了。只有她的脖子直豎着。她警戒着。可是我躊躇了，因為脖子不動彈，我怕我弄錯了，打在一個樹根子上。

有些地方，在樹根的周圍，露着些黃的斑點，也許是鷓鴣，也許是土塊子，那把我眼睛弄花了。

如果我把那些鷓鴣鬧起來，那些樹枝子是擋着我不能打飛的。我最喜歡的是，往地下放槍，去犯那些老實的圍手們叫做殺人的罪的。

但我認為是一個鷓鴣的脖子的那種東西，永是不動彈。

我窺視了好久好久。

如果真是一個鷓鴣，那種不動聲色細心警戒真是可讚美了。而別的那些鷓鴣作

出那種服從的樣子，也是真配得起那個守護者了。是沒有一個動彈的。

我設了一奸計。我把身子藏在籬笆的後邊，我不瞅了，因我瞅他們的工夫，他們也是瞅我的。

現在，在一種死的沉默中，我們互相都瞅不見了。

隨後，我又抬頭看。

啊！這一次，我看準了！那鷓鴣以為我走了。脖子抬起來，他把脖子縮回去的那種動作是不使人有懷疑的餘地了。

我慢慢地把槍把子對在肩上……

夜裏，又累又肚脹，在我作狩與高采烈的獵人的熟睡之前，我想到整日間我所打的鷓鴣了。夜裏，我想像着鷓鴣一一地過着。

鷓鴣都瘋了。

爲什麼，叫他們，他們不來呢？

爲什麼有的難受，嘴啄着傷口，待都待不住呢？

爲什麼人叫他們對什麼都怕呢？

現在他們剛一落下，那個探哨的就作起警報來了。又得走，又得離開草叢，和樹植子了。

他們只是逃命，她們聽慣了的聲音他們都感驚慌了。

他們已經不發楞了，已經不吃東西了，已經不能睡覺了。

他們是一點都不知道是什麼回事了。

如果從一隻受了傷的鸚鵡身上所弔下了的羽毛，自己，打在我的高慢的獵人的帽子上，我不會以爲那是過逾的。

雨下得很大的時候，或者天氣很乾燥的時候，我的獵犬聞不着味，我的槍放不準，鸚鵡成了不好接近的了，我以為那是正當防禦。

飛禽中，如喜鵲，椋鳥，畫眉，鶉鳥等，有自尊心的獵人是不跟他們鬥的，而我是有自尊心的。

我只是歡喜同鸚鵡鬥。

鸚鵡是非常狡猾的啊！

他們的狡猾，就是跑得很遠，但人把他們又弄回來，把他們教訓了。

是等着獵人過去，而在獵人後邊他們趕快就飛了，但獵人轉過身來了。

到深的首宿裏藏起來。但獵人是一直地走到那裏去了。

是一邊飛着一邊急忙轉了個灣，但他們那樣反到走近了。

是不飛，用腿跑，他們比人跑得還快，可是有狗啊。

是，在人把他們給銜開的時候，他們互相叫，可是他們也把獵人叫來了，再沒有比他們的歌聲令獵人歡喜的。

已經這一對新夫婦起始離開家庭生活了。我，一天晚上，在一塊田的邊上，看見了他們。他們勝貼勝地，緊挨緊地飛着。可以說一槍打中這個也可以穿中那個的。一個什麼也沒有聽見，什麼也沒有感到，而那個則有時間聽見他的伴侶死了，而自己也快要死在他傍邊了。

兩個鷓鴣，在一塊地土上，殘留下一點愛，一點血，和一些羽毛。

獵人，你一槍打中雙鳥了，回家講古去罷。

自己剛孵出來的小鳥叫人打死了的，那兩個去年的老鳥，差不多同青年人同樣，互相愛着。我永遠是看見他們雙宿雙飛。他們很會避我，我也不是非追趕他們

不可的。是出於偶然，我打死了他們的一個，隨後，我找那一個，由於測隱之心，我是要把他也打死的。

這一個一隻腿打傷了，腿掉着，如同我是用一根繩牽着他似的。

那一個起初跟着其他的人，一直到他的翅膀不聽他驅使；他落在地上，急急地走；他在大的前邊，輕輕地，半身 in 壟溝外邊，盡地跑着。

這一個在腦袋裏受了一粒鉛彈。他離開了其他的。他瘋了一般地，飛向空中，他飛的比樹都高，比鐘樓上的公鷄都高，他向着太陽飛下去了。而獵人，非常地煩惱，隊不見他了。而最後，他的沉重的頭支持不下去了。他斂住了翅膀，要如同一隻箭似地用嘴啄地了。

那一個，一聲不聲地跌下來，如同是人在教狗時扔到狗鼻子前的一塊布片似的。

那一個，一中了彈，如同一隻小船似地動搖，隨即顛覆了。人不知道那一個是爲什麼死的，他的傷是受在羽毛底下隱密處的。

那一個我是趕快地放在我的口袋裏的，如同是我怕人看見，怕人看見我似的。但我是得把不願意死的那個擄死的。在我的手指之間，抓空氣，他張開了嘴，他的細舌頭鼓顫着，在他的眼睛前邊，照荷馬的說法，落下來死的黑影了。

那裏，農夫聽見了我放槍抬起頭來瞅我。

那是一個推事官，那個作工的人；他要同我說話；他要以一種粗的聲音羞臊我了。

可是沒有。有時那是一個因不能如我那樣打獵而感不痛快的嫉妬的農人，有時是一個我弄得他很高興而指給我鷓鴣的去向的，老實的農人。

從未曾有過爲自然的義憤的代辯者的。

我今天早晨，在走了五小時之後，背着空藥袋，頭低着，提着沉重的槍，回來了。有一種暴風雨般的暑熱。我的狗，疲勞了，在我前邊，小小的步，沿着籬籬，走着，時時地，坐在一棵樹的蔭下，在那兒等着我來。

突然間，當我在苜蓿裏邊，穿過的時候，牠往前一闖，或者可以說是他站住同時爬起來了。是很沉重地站住了，如同拖物似地不動了。只有他的尾尖上的毛顫動着。我要斷言在他的鼻子底下却有了鷓鴣了。他們，一個貼着一個，在避太陽避風的地方，待着呢。他們睜見狗了，他們睜見我了，他們或者認識我都不定，吓壞了，他們不走了。

從我的昏沉中醒過來，我準備好，我等待着。

我的狗和我，我們先未有動。

一猛間，一起地，那些鷓鴣都走了；緊緊貼在一起，他們只成了一堆了。我往那堆裏，如同揮拳頭似地，把我的槍放出去了。一隻，挨上了，在空中飛旋着。狗

闖上去，帶給我像一塊血淋淋的襁褓似的，半個鷓鴣。拳頭把那一部分給打沒了。哎！幹！我們不能赤手空拳回去的！狗歡躍了。我也很得意地擺起身子來了。啊！我是很夢在屁股上挨一槍的！

腓立普·德強的女孩子

傳 小 者 作

腓立浦 (Charles-Souis Philippe 1874-1909)，可以說是法國文學上的新的傾向的一個先驅者。他的作品，是大地的聲音。爲木鞋匠和女工的兒子的查理·路易·腓立浦，是代表在壓迫之下的他自己的階級的聲音。他是以窮人的立場，寫窮人的生活的。以三十五歲的短命而死的腓立浦是在困苦中寫了他那些小說的。

他的作品『四段窮人的變化的故事』(Quatre Histoires du Pauvre Amour)，『芒巴爾那斯的比比』(Bubu du Montparnasse)，『斐得利老爺子』(Le Pere Pedrit)，『馬麗·唐那狄尤』(Marie Donbieu)，『小鎮』(Dans La Petite Ville)，『查理·卜那夏』(Charles Blanchard)等。都是貧者的生活和貧者的心理的描寫。他寫的，完全是窮人的生和窮人所感前壓迫。

他的作品，和呂威姜 (Facion Jean)的『在人叢中』(Parmi Les Hommes)，是法國無產階級文學的可寶貴的文獻。

——嬌麗，把動詞 Aller 的命令式給我變化一下。

——動詞 Aller 的命令式：Va, Vasons, Vasez (1)

嬌麗，從『她的背誦』逃脫出來，已經坐下了。她方才說的些什麼，她自己也起始不記得了。

在那瞬間，第一組的全部學生，爲得弄清楚了她所犯的錯誤，各人把動詞 Aller 的命令式在心裏都變了一遍。但，那個瞬間過去，第一組，連喊帶叫地開笑起來了。那一片笑聲從第一組的那一排板檯溢出來，直擴散到教室後方那最小的分組那裏。人可以把那全班比做一條河，在河裏船泳着：Va, Vasons, Vasez. ♡

女教員拉慕勒先生，一言，就把那騷動壓住了。

——嬌麗，下午散課後，您要給我寫出來：我把我的同學們的心給攪散了。
 嬌麗，在腦袋裏，還感得到她方才讀出來的那幾個字的聲音。然而，她是清清楚楚地記得動詞 *Aller* 的變化的：命令法是 *Va, Allons, Aller*；直述法的現在是 *Je Vais*；未來是 *J'irai*；自動詞第一變化是同助動詞 *être* 在一齊變。她說：

——先生，我弄錯了。叫我再改正一遍好麼？

人沒有許她改正。然而，那種許可對於別的學生是給過多次的。並且嬌麗並沒有心要打攪她的同學們。拉慕勒先生處於她的那種刑罰是一種倍加不當的刑罰。但，她終處罰了她。她注意到底沒有給 *Comarades*（同學）加上兩個 *M*。

翌日，正是暑假前的第十天。好些時以前，就那樣定好了。拉慕勒先生嗓子壞了，在頒獎式（2）時她想叫學生們唱的那些歌，用她自己一個人的力量，她是教給不了學生們的。商量好了叫那有美音而且善撫琴的嬌麗幫她的忙。她是已習過那

首歌兒的。

打了三點鐘了。人叫學生們合上了書本，打開了唱歌簿。在唱歌簿上，從數日前，他們是已抄好了歌譜的。拉嘉勒先生說：

——嬌麗，請您起來，到我的講桌這裏來，你把歌譜教給您的同學好啦。

嬌麗回答：

——先生，我不幹！

這句話是大的沉默的表示。在那沉默之間，嬌麗低下了頭，她那句話的結果如何她不去理會了。夜裏，在她抄動詞的工夫，她想到了一個思想。她馬上就向自己說：『我們不要再專心啦，小心把牠弄毀踏啦。』現在，那種瞬間到啦。嬌麗的思想是嶄新的，是很委婉的，是一個整個的。

女教員命令了三遍，三遍，嬌麗回答說：

——先生，我不幹。

拉慕勒先生別的話沒有說。她吩咐學生們揭開了筆記本，把一個學生叫到黑板上，叫給全班解很難的題，直解到四點鐘。

頭一天晚上，嬌麗還不知道，下了大的決心，對於一個人，是怎麼一回事。

拉慕勒先生告訴了她的父母。她的父母給他乾吃麵包。嬌麗最初以為只有那是叫她痛苦的。嬌麗把苦痛化成她的最簡單的表露了。並且，為得叫他人同自己看出她毫不感痛痒，她連那塊小麵包都不肯吃了。她鼓起了勇氣想：「我不餓！」

當夜過去了。第二天早晨，一醒時，她還不知道是會怎麼樣的。她的唯一的擔心是這樣的。「只要能支持到底啊！」

而下午，三點鐘的時候，當女教員問她：

——嬌麗，這是我第二次問您，到底您要不要把歌譜教給你的學友們呢？
他很高興了，當她聽見從她嘴裏說出這幾個字：

——我不幹，先生！

晚上，當她就了棹的瞬間，她感覺人沒有對她乾喫麵包，她將，照常，吃她那份飯時，她起始感到厭倦了。自然，她是要問了：

——媽媽，爲什麼今天不對我了？

她感到在她的腦袋裏，除了腦漿子而外，是像有鉛一般的東西，把空隙充滿了，不叫她的思想自由運行似的。一種處罰是叫小孩感到鬆暢的，是給他所感的悶氣加上理由的。

但第二天，越法地糟了。第三次，也是最末次，拉慕勒先生問嬌麗上兩天問的那件事。嬌麗滿想同頭一天一樣照着她的決心去辦。她用盡力量，暫時間未有回答。她試要保持住一種平衡，但是好像有一塊拴在脖子上的石頭把她掖着似的。她，如人跌倒了似的回答了。她說：『先生，我不幹。』她覺得是一跌之間受了傷似的。

而，當她聽見了女教員的下一句話，她就感到一種異常的悲淒了。

——好，小姐！您是我趕不及我的卒業式啊。

一種異常的生活爲嬌麗開了。她的母親終於用和善的感情待遇她了：

——哎，我的女兒，到這兒來，到我跟前來。你愛你母親麼？

低着頭的嬌麗，沒有好久，就把頭抬起來了。隨即，她急忙跑向她母親那裏。把兩個胳膊抱在她的脖子上，一邊戰震着一邊說：

——我愛您，媽媽！

——那麼，我的女兒，爲什麼你那麼倔強呢？因爲人家罰了你啦？但，小孩子們，是認真得罰她們一下的。你明白了我的話，你要聽說呀。

嬌麗如何地想叫她母親歡喜啊！她不作聲了。她在她腦袋裏找，直找到她的腦髓的深處。有時，她傍到那好的所在，『是！』那個字會在那兒藏着的那個地方。可是，到最後的瞬間，她到了那裏的時候，『是』那個字到包含着什麼意義呢？她害怕了，如同一個遇到一匹會溜到裙子下的獸類的小姑娘似的。她的所有的思想都跑掉了。

了。

——那樣子，是一種大的不幸啊！母親終於說了。

嬌麗，對着這個大的不幸，只有哭了。她坐在她的椅子上，如同人啾着一個老遠的地方似地，遙望着她覺着像不幸在那裏據着的那個地方。她，非常沉痛地，公然地，哭起來了。

得等幾天。得等到頒賞式那天。儀式是在三點鐘，很盛大地，舉行的。這年，儀式是不會弄得好的，因為人所期待的那個小姑娘長着一個不好的性格，而不肯接着那待小孩子非常熱心的拉慕勒先生的期望去幫忙的。好的學生們是要背誦他們在當年中所習得的寓言的。但那都是他們的父母等所知道的。

到了最後的瞬間，到了去學校參加儀式的時刻的時候，嬌麗跑了。她去藏到棚頂上，因為她深知道沒有人會到那裏找她去的。爲的十二分的安全，她藏在一堆木

頭後邊了。

她自己一個人，同蜘蛛待在那裏。平常，蜘蛛是叫她害怕的，但這一次她不害怕了。她，想更受一點苦，反到情願同蜘蛛在一起了。

她最初試着跟拉慕勒先生發氣。她心想着女教員長着一個大肚子和一個老長的鼻子。但她沒能把那想多久。

她以後恨起動詞 *Aller* 了。爲什麼命令法是 "*V^{er}*" 呢？

嬌麗的憤怒，在她對她自己發起來的時候，才得着真的養料了。向先生回答出個『是』字，會是非常容易的啊。只張嘴一說就行啦：

——是，先生。

啊！她上了棚頂是有道理了。在裏邊是很不舒服的。背靠着的那些塊柴薪，蝕到您的肌膚裏。好極啦！而特別是，因爲人壞，人才是悲哀的。人怨恨起自己來了。那該多麼好啊，如果，能夠下去跪在那些她給弄得_不痛快的人的前邊說：

——原諒我，我再不的啦。

等到天黑起來，把她從她的避難所趕出來，她走下了的時候，嬌麗才稍稍感到
了安靜。這次，她母親捶她了；她挨捶是挨得很舒服的。

註：

1. 變化錯誤
2. 法國的卒業式，在七月。

阿波琳芮爾：阿讓斯特旦的水手

傳 小 著 作

維廉·阿波琳芮爾·得·羅斯特路羅斯奇 (Guillaume Apollinaire de Kostro-Fitzky) (1880-1918)，在文學上，簡稱之爲維廉·阿波琳芮爾，他是在羅馬生的。他原本是波蘭國人，他是在老那哥，尼市受了他的教育的。他是在一九一四，在大戰爭中被打死的。

他原本是一個詩人，他是立體派的一個祖師。他的詩作，是表現世界大戰當時的動亂的最好的作品。他的代品的詩是『酒精』(Alcool)、『畫帖』(Colligramme)等，是有深大影響的作品。

他同時作小說。『異端公司』(L'heresique et cie)是一本很好的短篇小說。中國只知道保羅·穆杭 (Paul Morand)。但超現實派的出發點，則是不能不放在阿波琳芮爾身上。

和蘭的帆船，阿爾卜馬爾號，滿載着香料和其他的貴重貨物，從爪哇回來了。
船在哨桑姆敦寄了港，水手們得允許登陸了。

水手中之一人，亨得利克·維爾斯泰格，右肩上抗着一個猴子，左肩上架着一隻鸚鵡，斜背着一捆印度布，從船上下了來，他是想把那捆布和那兩個動物在那城
里賣掉的。

是在初春，天還是黑得很早。亨得利克·維爾斯泰格，在晚靄朦朧的，只有淡
淡的瓦斯燈光的街路上，大步地，走着。他想着他最近回到阿謨斯特丹的情景，他
想着他那三年未有見面的母親，他那在曼尼勘且等着他的未婚妻。他惦算着他賣動

物和布匹將賣得的那筆錢，他尋找着他可以賣却他那些異國貨物的店鋪。

在阿勃扶·巴爾大街上，一個衣冠楚楚的紳士走近他跟前兒，問他是否在爲他的鸚鵡找買主。

——這個鳥，那人說，對我會是很合適的啦。我需要一個人向我說話，不用我回答。我是自己一個人生活着的。

如大部分的和蘭的水手似地，亨得利克·維爾斯泰格講英國話。他說出來了他的價錢。那價錢那個生人同意了。

——跟我來，那人說。我住的很遠啊。我家裏有一個籠子，請您自己把鸚鵡放進籠子裏去好啦。您把您的布打開我看看，或者我會看中都不定的。

有那一筆洋財使他歡喜的了不得，亨得利克·維爾斯泰格因跟那位紳士去了。希望把猴子也賣給他，他一路走一路讚美他的猴子。據他說，他那隻猴子是屬於一種極稀有的種類，很能服英國的水土，而且是最跟他的飼主的。

但，馬上，亨得利克不說話了。他白白地化費了他那些話了，因為那生人不同他話，而且像是連聽他都不聽似的。

他們，並排地，靜靜地，繼續走他們的路。只是懷念起他們的熱帶的故鄉的森林，那猴子，被霧脅嚇着，有時，發出一種新下生的小孩似的泣聲來，鸚鵡振着膀子。

走了一個鐘頭之後，那個生人驟然說：

——我們快到我們家裏了。

他們出了城。好些圍鐵柵欄的大圈子列在道路的兩側。時時，從樹隙，閃耀着一間村舍的輝耀的窗戶上的燈火，間斷地，聽得見，遠處，海裏，一個汽笛的悽慘的叫聲。

那生人在一座鐵柵欄前止了步，從他的口袋裏掏出了一把鑰匙，開開了門。

等亨得利克走過去，他又把門關上了。

水手覺着不痛快。他朦朧矓矓地嗽出來庭園深處的那座相當華麗的小別莊。從那座別莊的百葉窗是一點光都沒有透出來的。

那個沉默着的生人，那座無生氣的房舍，那一切都像很慘黯似的。但亨得利克想起來是那個生人自己住着。

——這真是一個怪人！他想。因為一個和蘭的水手並沒有多少錢，人不會爲刺他才把他勾引出來的，他因覺得他那一陣焦慮是可慚愧的了。

——若是您有洋火，請您給我點個亮吧，那生人把一根鑰匙往鎖小別莊門的鎖頭裏放時說。

水手照辦了。他們一到屋裏，那個生人就端來一盞燈，燈馬上把家具佈置得很雅致的一座大廳給照亮了。

亨得利克·維爾斯泰格完全安心了。他已抱起來他的離奇的路伴會買他大部的布匹的希望了。

那生人，從客廳出去，帶了一個籠子回來了：

——把您的鸚鵡放到這裏，他說，等他熟了，會說我要他說的話的時候，我再把他放在架子上。

隨即，關上鳥在裏頭驚慌着的那個籠子，他叫水手端起燈來，進到隣室裏，據他說，在隣室，有一張方便的棹子，可以把布在那裏打開的。

亨得利克·維爾斯泰格從命，到了指定給他的那個房間裏。馬上，他聽見門在他後邊關上了，鎖匙擰轉了。他成了囚徒了。

狼狽了，他把燈放在棹子上，想往門上闖，把門壓開。但一種語聲把他止住了：

——水手，你動一動，就叫你沒命。

抬起頭來，亨得利克歐見，從他所未曾注意到的一個牛眼窗處，手槍的鎗口正
 正地對着她。吓住了，他不動了。

他是不能夠對待的，他的短刀在那種時機已不中用了；就是一棵手槍都是沒有
 用的。把他囚禁起來的那個生人，躲在那牆後牛眼窗的旁邊，在那裏他監視着那水
 手，從窗口伸出一隻手來把手槍對準了。

——好好聽我說，那生人說，聽我的命令。您將作的那種被強迫的工作是要有
 報酬的。但您沒有選擇的餘地，要毫不躊躇地聽從我的命令，不然，我就把您打
 死，像打死一隻狗似的。開開棹子的抽屜……那裏有一個裝着五個子兒的六音子
 槍……您去拿去……

和蘭水手，幾乎是無意識地，從命了。在他肩上的那個猴子發出了恐佈的叫
 聲，戰慄着。那生人繼續說：

——在房間極裏邊有一個帳子。把牠拉起來。

帳子拉起來，亨得利克看見一個女人的寢室。在裏邊一張床上，一個手脚綁着帶着嘴兜子的女人，具有充滿失望的眼睛，瞅着他。

——把這個女人的綁繩解開，那生人說，把她的兜嘴給摘下來。

命令遵行了。那個非常年青具有一種驚人的美貌的女人跪在牛眼窗的旁邊，喊道：

——哈利，這是一種卑污的奸計啊！您把我帶到這個別莊裏是要殺我啊。您說您租了這間別莊是要渡我們和好的最初的時光的。我以為把你的疑惑給解釋開了。我以為您最終相信我是無罪的了！……哈利！哈利！……我是潔白的呀！

——我不相信你，那生人，冷淡地，說。

——哈利！我是潔白的呀！那少婦，用一種半窒息的聲音，說。

——這是你的最後的話語，我小心地把牠記下好啦。待人給我重念一輩子好啦。而那生人的聲稍微有顫震了，但馬上又堅強起來：因為我還愛您，他接着說，

若是我這樣愛您的話，我要親手殺你的了。但那是不可能的，因為我愛您。

現在，水手，若是在我數到十的以前，您不能把一個槍子兒放進那女人的腦袋裏，那您就要死在她腳下的。一，二，三……

沒等那生人數到四上，那瘋了一般的亨得利克就把槍瞄準了那老在跪着定定地壓着他的少婦了。她仆倒了。彈丸打在她的額頭上。立刻，從牛眼窗處發出了一槍，打中了水手的右額角。他順着棹子倒下。同時，猴子，發出來一種驚恐的叫聲，藏在水手的衣服里了。

翌日，行人們聽見從噴桑姆敦郊外的一個別莊裏出來的那不可思議的叫聲，通知了警查。警查馬上就來把門砸開了。

發見了少婦和水手的尸骸。

猴子突然間從他的主人的衣服中出了來，往一個警查的鼻子上闖。他把他們吓了一大跳，所以退了幾步，他們打了他幾槍之後，才敢又走上前去。

法廳報告了。顯然是像那個水手殺了那個婦人，然后自殺的。然而，那種慘劇的當時的詳情像是玄妙的。兩個尸體沒有費力就被認定了。英國上議員的妻子，芬迦爾夫人，一個人，同在事件發生前夜才到噶桑姆敦的一個水夫，到在人跡罕到的僻鄉的房宅裏，到底是怎麼回事，那是成了疑問了。

足作法廳參攷的報告，別莊的屋主是一點都給不出來的。別莊，在慘劇發生的前八日，是由一個自稱作曼其斯特的寇林思的人租去了。而且那個人是行方不明的。那個寇林思帶着眼睛，長着長長的紅鬍子，那鬍子十之八九是染的都不定的。芬迦爾爵士趕着從倫敦到來了。他深愛他的妻子，他的苦痛是令人一見傷情的。同衆人一同樣，他亦毫不知那案件是怎麼回事。

從那個事變之後，他從政界隱退了。他在慶欣敦的家宅裏渡他的餘生。他除了

是他們顯成了半黑半白的；有幾個的臉孔完全是洞穴吧了；別的是紅的且閃耀着的，有如中國的燈籠。

可是他們的樣子都很幸福。許多人在高聲談論着，許多人在歌唱着，甚至那些已經陷在地上面的，也在吹噓着。

這是很明白的，這些樣子都像很幸福的不幸的人們，都是給假回來的兵。他們是法國兵，在皮阿夫的戰事之後，從意大利的前線暫時回到家鄉去。

皮阿夫——這個字，假使我可以這般說，在近十年來，已經失去了它底權力和它底盈盈的芬香了；因為十年的時間可以在人們的心裏留下了一個大的空虛。

然而在那個時候，這是一種拚命的，痛苦的努力，一種對於統治在別的巨大的人主們的權力下的別的兵士們的瘋狂的爭鬥底意義。這些兵，幹過了吩咐他們去幹的事情。軍隊進行着，駐紮下來，又進行着；跑，開火，親自奔入痛灼的火簇裏去；他們解體了，遍身都穿滿了洞洞。正可以說，他們都犯了自殺，然而祇死了幾

個人。因爲人數的減少，所以軍隊終於縮攏了地位。這些兵，很高興細述戰爭的軼事，已經像孩子們一般玩弄着他們底回憶。

現在，他們遠離皮阿夫，已經在法國了；這們再也不能夠聽在下面的曠原裏，那孕育着他們底英勇的動作底勝利的呼聲了。他們在瑪達邊境的火車站上等候列車——在那裏，縱在此刻，十年之後了，人還能夠依稀想像月台上是充滿了喧擾與軍隊。

現在，列車這和善的蒼老的巨物出現了，在鐵路上拖近了月台的旁邊。這些在戰場上留得殘生的人們，好一個時候失去做自由人了，他們塞在列車的角落裏，親熱的家庭底幻影扯着他們底要害和心。

可是火車一時沒有出發。司機人沒有在他的座位，而是在月台上面高聲地談着，談了許多時候。

他對那些痛斥而且鞭責着的官長們談論着，他們是那個車站裏的最高的權威。

立即捲在火焰之中，而且變成了一股巨大的煙火。

從那股煙火裏傳出來的號叫聲，不久就聽不到了。從這些火焰騰騰的在黑暗裏燃燒着的毀傷者之中，一百五十個受傷的人——其中有幾個真是受傷得很沈重的——被救出來了。其他的人們都葬在火裏：三百五十個心想回家去享受幾天安靜的日子，然後再回（前線）去過那地獄生活的士兵。

關於聖·米蓋爾特·毛蓮事件底可怕的報告，兩天之後就在各報上登載出來了。這消息很被讀者，那些在戰爭的時候坐在火爐前面，足兒暖烘烘的，心兒舒舒服服的讀者所賞識——他們底身和心，是和那叫不願意開車的司機者強迫開車的鐵路上的官長們一樣安閒的。「他們」並沒有爲了要解釋那事情而煩惱，從那天之後，他們大家都光榮地昇官了。

但我們是要用真正的名字來稱呼事實的，所以我們將永遠把那事件留在記憶裏的。（蓬子譯）

杜亞美：葬式

傳小著作

杜亞美 (Georges Duhamel) 是詩人，是評論家，是劇作家，同時是小說。他在各方面都有可注目的作品。但在作家之外，杜亞美更是一個醫生。

杜亞美是一千八百八十四年六月三十日生在巴黎。他父親是法蘭西島人，他母親是巴黎人。他父親是醫生。杜亞美在醫科大學時，即愛好文學。在1905年，他因同鳩勒·羅曼 (Jules Romain)，維勒得拉克 (Charles Vildrac)，阿爾珂斯 (Rene Arcos)，在馬涅河畔可立泰 (Creteil) 地方，建立了文學團體，那就是僧院。但其後因經濟不能支持，即關門大吉了。

杜亞美，其後，歸巴黎，研究了兩年自然科學和醫學。但他未有開業。他入了理科研究所，至一千九百十九年是從事研究的。其間他從事創作。他著了詩集『戰爭的傳說』 (Des Legendes Des Batailles) (1907)，劇本『光』 (La Lumiere) (1911)，『石像之聲』 (Dans L'ombre Des Statues) (1912)，『爭鬥』 (Le combat) (1913) 等。歐戰時，他赴戰地，作醫生，在那時，他寫了『殉難者生活』 (Vie Des Martyrs) (1914-1916)，和『文明』 (Civilisation) (1914-1917)。

十九年以後的作品，有『世界的所有』 (La Possession Du Monde) (1919)，『半夜的懺悔』 (Confession Du Minuit) (1920)，『被擯棄的人們』 (Les hommes Abandonnes) (1921) 和『撒拉万的日記』 (Journal De Salavin) 等。

在這些作品中所表露的，是小資產階級的人道主義。他感到人類的愚昧和悲慘。但他知道人間愛是要勝利的。他的作品，是由人道主義的精神所貫串着的。

我們將就食的時候，吉勒貝爾君問：

——蘭伯格中尉的葬式在幾點鐘？

——三點鐘，軍醫長大人，忠實的奧古斯德回答說；獵兵的外衛隊被編成了，是要用該中尉的大隊作成的。那大隊是從炮火中出來，駐扎在莫苦地方的。

——好！叫貝尼及克來！

我們貪食着酸甜的胡瓜涼菜。九月已快完了，但蘇渭河上的烈火爐還是在加倍地炎熱。炮聲充滿了大宇宙，宛如世界內部起了一種活劇似的。我們，過了好多不眠的夜，湧在血的逆流裏以拯救其中的漂流物，有點發憊了。蘭伯格中尉是屬於最

鬚。手放在軍帽上，他，像人作祝福似地，行了禮，用一種豁朗的聲音說：

——大隊的報告，軍醫長大人；中尉是天主教徒！

——糟糕！吉勒貝爾君喊。有寫的報告麼？

——沒有，騎自行車的兵回答說。士官們僅僅商議了一下，他們回答說他是天主教徒。並且，您馬上就要見着那幾位老爺，他們要，同獵兵的外衛兵一起，來參加葬式。

吉勒貝爾君頓腳。他滿面通紅，他的鼻尖不規則地動着，表明他急於要決定。

——我可以準備儀式麼？貝尼及克，作着一個不濫用勝利的人的天真的審慎的神情，問。

——怎麼？吉勒貝爾君說，儀式啊？隨您便罷。準備罷！準備罷！現在，我有我的意思。

數分鐘以前離開了我們的那忠實的奧古斯德，檢了一卷信封，回來了。

——我在中尉的私件裏找過了，他說。除了叫他做「表兄」的一位卜洛孟塔爾署名的這個明信片而外，找不出其他的證據。卜洛孟塔爾是一個猶太人……

——或是這樣的，吉勒貝爾君說。可是怎麼都好。我有我的意思。

——當真，奧古斯德躊躇地說，人還可以把……棺材開開的。

——不！不要那樣辯，吉勒貝爾君砍開了。隨後，我再跟你們說，我有我的意思。我們工作去罷。

我們因又回到了我們的工作，直做到兩點半鐘。那時傳達兵又來了：

——軍醫長大人，像是一位猶太教士，他要見您。

——我去啦，醫長說。

他戴上了他那好看的四條道的軍帽，脫掉了他的工務服，跑掉了。

從窗戶，我查看着師團的拉比的到來。我看見了他從套着一匹拱脚騾子的古董舖的棚車下了來。他的黑頭巾，他的瀑布形的鬚髮，他的彎曲着高大的身軀，他的

長土衣，他的有十字架的笏杖，這些同他連在一起，令我想到通俗小說中的猶太人。他像有很大的年紀，帶着長老的威嚴從昇降口走出來。

被好奇心刺激着，我出到外邊要看看有什麼事情發生。離棚車二十步地方，在路轉彎處，我看見了拉比，最初我未瞅出來是他。他有捲捲的黑鬚，很細的身軀，非常地穩重，一種亞西利亞的神的微笑，而，在他眼裏，有的地方如同東方地中海的反映似的。

我繞着一座木棚子轉過去，我驟然與軍醫長和猶太教士打了個面對面。我立刻看出我兩次都瞅差了；他既不是一個新聞小說中的流浪的猶太人，又不是大商港裏的東方的瑟米第人。他是一個世界人，年歲並不怎麼大，帶着一副夾鼻眼鏡，勤勉且注意的神情，微具着教授的傲然的樣子；大學助教授的擺架子的態度。他講着一種稍稍世界化了的法國話，如同一位懂六七國方言而每種都講不純粹的博學者似的。

——當真，他說，軍醫長大人，可是姓蘭伯克的，在東方，我們有很多很多，我認識好幾家……

——那是很可能的，吉勒貝爾丁雷地回答說。總之，我已決定了辦法啦。您來，牧師先生。

我們慢慢地走向帳棚。我們將到的時候，地面在進行中的小隊的急促的步伐之下震動着，獵兵的外衛兵來了。幾個士官，遠遠地，在後邊跟着。所有的人在幕前邊止住，我們看見貝尼及克出了來。他在他的職服之上穿着古樣的白色的僧服，那令他像不僅是現代戰爭的而且是前世紀的所有戰爭裏的一個老兵。

——諸位將官，軍醫長冷靜地說，現在我們來了一件很麻煩的事。我不能夠確實知道什麼是蘭伯格中尉的宗教。你們送給我的報告是要證明他是天主教徒……

——並且是聖體拜受者，貝尼及克，乘着一個短的沉默的機會，接說。

——我請問你們，吉勒貝爾君繼續說，你們的報告是根據什麼？

士官們，如同被一種不意的打擊給捉住了似地，面面相覷着。

——他娘的，他們中的一個說，他未曾向我們說過他是猶太人啊。

——還有……

——啊！有一個可靠的事實，一個上尉說，他同我去作好幾次彌撒。

——可是，咳！吉勒貝爾輕率地說，這是一點都不能證明的；我自己時常也去過……果真，他又說，我不是猶太人。至於蘭伯格呀，今天我見了他的一個最近的朋友；他報告我說中尉是以色列人。

一種新的沉默支配着。獵兵們在路上搭起了槍架。會衆帶着一種躊躇而爲難的神情。兩個牧師還未有互相睜見，好像他們把極端的注意都放在士官們的制服上邊了。

正在這時，兩個担架兵從帳幕裏出來，在一個担架上担着用三色旗裹着棺材。他們走了三步，突然，尸骸到在牧師和拉比的中間了。吉勒貝爾君，比劃了一下，

把他們止住了。

——諸位將官，軍醫長用一種令人想到所羅門的智者的腔調說，諸位將官，因為不能確定，我決定了我們兼用天主教儀式和猶太儀式去埋葬蘭伯格中尉。這樣，不會有錯誤，至多是有點過度。我們知道上帝認識他自己的。他們二位依次作他們的職務。我相信這是一種最正當而且是最慎重的辦法。

士官們，作出不表示意見的樣子，搖頭。兩個牧師，起始，賭面了。他們，由棺材的上面互相地瞅着，如同剛見面的人們似地互相行了禮。自然而然地，他們都起了一種希奇的微笑；但他們的眼睛未有參與；他們，如同鬧了二千年的糾紛而在一個事務者的家裏互相見面的同宗的兩個人似地，定定地瞅着。

他們兩人中間的賭博物，並不是一個靈魂，乃是那個裝着一個被十日病痛給弄脫像了的硬的死尸的箱子，那個被微風吹着的象徵的布蓋着的箱子。

兩個牧師很關心地互相瞅了很久的工夫。一個是具着粗大的肢體的鄉村牧師，

一個是露着複雜的微笑的，如聖書一般年老的，上品的，無鄉土的拉比。

——真的，那忠實的奧古斯德向我的眼裏嚜嚜地說，真的，貝尼及克比那一個機會有的多得多；應當時時也給他一點機會咬。

——您，吉勒貝爾君，聽見了，說，您，請您緘默聲；您講這種話真是傻瓜啦；這種事情是極嚴肅的啊。

貝尼及克冷然間輕輕動了動他的肩膀；他低下了眼睛，急嘴地說：

——軍醫長大人，如果蘭伯格中尉是以色列人，我想最好我退席。

——你想怎好就怎麼辦，貝尼及克，吉勒貝爾君說。

拉比繼續着在微笑。他作出了一個知道彌賽亞（救世主）初次未有到來而或者還須等數千年的信者的忍耐的面孔。

——那麼，貝尼及克低低地說，我退席啦。軍醫長大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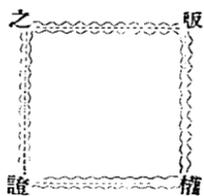
他走了幾步；我們聽見他，往遠走着，喃喃說：

——要緊的點，是他已受了聖體拜受禮；他已經受了兩次聖體拜受禮了。
拉比永遠是微笑着，如同是在心裏想：

——我呀，我待着。

吉勒貝爾君作了一個手勢。人們聽見了號令，衆人把手放在軍帽上。

1931, 12, 付印。
1932, 1, 初版。



分 五 角 七 價 實

#87

428273

428273